黃帝內經素問

此篇下論陰天論之大方象陽之綱紀二陰一陽之謂道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二

錢塘張志聰隱菴集註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 貴紹姚載華 校正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診脈察色治療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道者。陰陽之理也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天生於動。地生於靜。故陰陽為天地之道。萬物之綱紀總之曰綱。周之曰紀。萬物得是陰陽

王氏曰。乾爲父。坤爲母。剛柔化爲主也。

有天密字。文生坤神。在天爲風。爲燥爲熱。爲寒在地。爲木爲火。爲土爲金。

而統之爲綱。散之爲紀。變化之父母天元紀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陰可變爲陽。陽可化爲陰。變化之道。由陰陽之所生。故謂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神明之府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者。陰陽合而靈顯昭著也。神化天之五氣。地之五行。以生萬物。故爲神明之府。○治病必求於本本者。本於陰陽也。人之藏府氣血。表裏上下。皆本乎陰陽。而外淫之風寒暑濕。四時五行。亦總屬陰陽之二氣。致於治病之氣味。用鍼之左右。診別色脈。引越高下。皆不出乎陰陽之理。故曰治病必求其本。謂求其病之本於陽邪而本於陰邪也。求其病之在陽分陰分。氣分血分也。審其湯藥之宜。用氣之升。味之降。溫之補。苦之洩也。此篇論治道。當取法乎陰陽。故首提曰治病必求於本。後節曰。治不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則災害並至。天地者。陰陽之道也。故積陽爲天積陰

為地。積陽至高而為天。積陰至卑而為地。承上文而言治病者。當法天地陰陽之理。陰靜陽躁。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動而不息。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春夏者天之陰陽也。故主陽生陰長。秋冬者地之陰陽也。故主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寒極生熱。熱極生寒。陰寒陽熱。乃陰陽之正氣。寒極生熱。陰變為陽也。熱極生寒。陽變為陰也。邵子曰。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此周易老變而少不變之義。故陰陽之理。極則變生。人之病亦然。如熱甚則發寒。寒甚則反熱。治病之道亦然。如久服苦寒之味。則反化火矣。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從逆也。寒氣下凝。故生濁陰。熱氣上散

故生清陽。如清氣在下。則反上而下降。故生發泄。濁氣在上。是反下而上凝。故生䐜脹。此吾身之陰陽反作。氣之逆從而為病也。此論陰陽之體位。各有上下。**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此承上文而言陰陽之位。各有上下。而陰陽之氣。上下相交。然後雲行雨施。而化生萬物也。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雖在下。而地氣上升為雲。天雖在上。而天氣下降為雨。夫出雲而後有雨。是雨雖天降。而實本地氣所升之雲。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是雲雖地升。而實本天氣所降之雨。故雲出天氣。此陰陽交互之道也。而人亦應之。此篇言天地之陰陽。與人之陰陽相合。是以一節言天地陰陽水火。一節言清濁藏府精形。以天人相間而言也。**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人之清陽本乎天而出上竅。人之濁陰。本乎地而出下竅。言人之陰陽猶雲之升。雨之降。通乎天地之氣也。**清陽發**

飲食之布
形歸而飲
食之精氣
歸府
後天之氣
味本于先
天之水火

腠理。濁陰走五藏。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言清陽之氣。通會於腠理。而陰濁之精血。走於五藏。五藏主藏精者也。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四支為諸陽之本。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此言飲食所生之清陽。充實於四支。而渾濁者。歸於六府也。夫脾主四支。又曰手太陰獨受其濁。蓋濁中之清者。由脾之轉輸。而充實於四支。濁中之濁者。歸於六府也首言清陽之在上。次言發於外內之腠理。此言充實於四旁。蓋陽氣者。若天與日。位居尊高。而運用於六合九州之外內者也。○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水性潤下。故為陰。火性炎上。故為陽。清陽上升。故為氣。濁陰下降。故為味。蓋以水火而徵兆氣味之陰陽也。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陰為味。陰成形。地食人以五味。以養此形。故味歸形。陽化氣。諸陽之氣。通會於皮膚肌腠之間。以生此形。故形歸氣。陽氣生於陰精。故氣歸於精。水穀之精氣

以化生此精，故精歸於化也。精食氣，形食味。水穀之精氣以生此精，精食氣也。五味入胃，以養此形，形食味也。化生精，氣生形。水穀之精氣以化生此精，當陽之神氣以生養此形。蓋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氣味化生此精氣，以生養此形也。味傷形，氣傷精。夫形食味，精食氣，如飲食之氣味太過，則反傷其精形矣。精化為氣，氣傷於味。精為元氣之本，氣乃精之化也。形食味而味歸形，味傷形則及於氣矣。此節論飲食之陰陽氣味，以生精氣之陰陽而養此形。○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王氏曰：味有質，故下流於便溺之竅；氣無形，故上出於呼吸之門。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為陰而味厚者為純陰，薄者為陰中之陽；氣為陽而氣厚者為純陽，薄者為陽中之陰。此陰陽之中而又分陰陽也。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

氣屬陽陰屬氣人稟後天之氣味以養此精氣而先天之火不可壯也精勝則氣壯而火平矣故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此節論後天之氣牙而養論先天之火

發泄厚則發熱。味厚爲陰中之陰，降也，故主下泄。味薄爲陰中之陽，升也，故主宣通。氣薄爲陽中之陰，降也，故主發泄。氣厚爲陽中之陽，升也，故主發熱。此節論氣味之陰陽升降。○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夫氣爲陽，火爲陽，合而言之，氣即火也。少陽三焦之氣，生於命門，游行於外內，合於包絡而爲相火，然即少陽初生之氣也。歸於上焦而主納，歸於中焦而主化，納化水穀之精微，而生此精，以養此形。故承上文而言，五味太過，有傷於氣，而陰火太過，亦有傷於氣矣。蓋氣生於精，而精之所生，由氣之所化，形食其味，而味之入胃，亦由氣化以養此形，是氣之不可有傷者也。故曰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蓋陽亢則火壯而生氣反衰，陽和則火平而氣壯盛矣。如火壯於內則食氣，氣盛於內則食火，食猶入也。言火壯則氣併於火，氣盛則火歸於氣，氣火之合一也。如火壯於外則散氣，火平於外則生氣。故

火水火澤精氣也

曰相火爲元氣之賊。欲養此精氣形者。又當平息其火焉。○王子芳曰。壯火之氣少火之氣是氣即火之氣也。

○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央之味。而能灌溉四旁。故辛甘主發散爲陽也。苦主泄下。而又炎上作苦。酸主收降。而又屬春生之木。味皆能上湧而下泄。故酸苦涌泄爲陰也。

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

馬氏曰。用酸苦之味。至於太過。則陰勝矣。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寒。而陽斯病也。用辛甘之味。至於太過。則陽勝矣。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敵陽熱。而陰斯病也。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以陽勝則太熱。彼陰分安得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也。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不病乎。

重寒則熱。重熱則寒。

苦化火。酸化木。久服酸苦之味。則反有木火之熱化矣。辛化金。甘化土。久服辛甘之味。則反有陰濕之寒化矣。

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陽化氣，陰成形。寒則陰甚，故傷形；熱則陽盛，故傷氣。氣無形，故痛；陰有形，故腫也。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夫形歸氣，而氣生形。陰陽形氣之相合也。故氣傷則轉及於形，形傷則病及於氣。此乃上論氣味陰陽寒熱偏勝之為病。○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寫。此以下論天之陰陽五行，人之五藏五氣，外感六淫，內傷五志，亦有陰陽寒熱之為病也。風性動搖，故風勝則動。熱氣傷陰，故熱勝則腫。燥傷津液，故燥勝則乾。寒氣傷陽，故神氣乃浮也。濕淫所勝，則脾土受傷，而為濡寫之病矣。風熱，天之陽氣也；寒燥濕，天之陰氣也。乃四時五行之陰陽偏勝而為病也。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

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地為水。在天為寒。在地為火。在天為暑。在地為金。在天為燥。在地為土。在天為濕。在地為木。在天為風。天有四時五行之生長收藏。而化生陰陽之六氣也。此言天之四時五行成象成形者、而應乎陰陽也。

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化五氣者。化五行之氣也。肝志為怒。心志為喜。脾志為悲。肺志為憂。腎志為恐。以五氣而生五藏之志也。此言人之五藏。化生五氣五志。有形無形者。而應乎陰陽也。

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喜怒由內發。故傷陰陽之氣。外淫之邪由皮毛而入於肌絡藏府。故寒暑傷形。○馬氏曰。舉喜怒而凡憂思恐可知矣。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知已。王子芳曰。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五志內傷。亦歸重陰陽之二氣。故下文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本神篇曰。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是以五行力氣論陰陽可也。以寒暑喜怒論陰陽亦可也。若膠執於文字以論陰陽。則固矣。

暴

張兆璜曰。傷陽則氣厥于上。傷陰則血滿於脈。

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喜屬陽而怒屬陰也。是以卒暴而怒。則有傷於陰矣。卒暴之喜。則有傷於陽矣。陰陽之氣。厥逆上行。則五藏之氣。滿於脈。而離脫於真藏之形矣。此言寒暑傷有外形身之陰陽。喜怒傷於內藏氣之陰陽也。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經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若喜怒不恒。寒暑過度。則失其陰陽俱損。生何可以固久矣。此總結上章之意。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承上文而言。天有四時之寒暑。人有五行之陰陽。合而論之。在天陰陽之邪。又由吾人之陰陽氣化也。是以受天之陰邪而必陽。受陽邪而必陰。○王子芳曰。此篇論天之四時五行。合人之五藏五氣。是以有言天節。有言人節。有分而論者。有合而論者。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

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秋冬時之陰也。寒濕氣之陰也。冬傷寒。秋傷濕。謂之重陰。冬傷寒。而春必溫。秋傷濕。而冬欬嗽。乃重陰而變陽病也。春夏時之陽也。風暑氣之陽也。春傷風而夏傷暑。謂之重陽。春傷風而飧泄。夏傷暑而秋病痎瘧。乃重陽而變陰病也。夫寒邪伏藏。春時陽氣外出。化寒而為溫熱也。暑氣伏藏。秋時陰氣外出。化熱而為陰瘧也。此大之陰陽。又以吾身之陰陽而變化也。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故變為飧泄之陰病矣。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變為欬嗽之陽證矣。此以時之陰陽。又由吾身之陰陽而升降也。痎瘧。三陰瘧也。○王子芳曰。故曰者。引生氣篇之文以證明之也。○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

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有信然乎。帝言人之藏府形身。與天之四時陰陽外內相應。惟上古聖人能論理人形。與天地參合。是以岐伯論天之五方五氣。五色五音。地之五行五味。以應人之五藏五藏五度五志也。六合。謂十二經脈之合也。足太陽與足少陰為一合。足少陽與足厥陰為二合。足陽明與足太陰為三合。手太陽與手少陰為四合。手少陽與手厥陰為九合。手陽明與手太陰為六合。各從其經而相通也。氣穴者。經氣所注之穴。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而各有定處。各有定名也。谿谷者。大小之分肉。連於骨而生起也。分部者。皮之分部也。皮部中之浮絡。分三陰三陽。有順有逆。各有條理也。言天地之四時陰陽。盡有經緯紀綱。應人形之外內。皆有表有裏也。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乃東方春生之氣。故主生風。風生木。寅卯屬木。春氣之所生也。木生酸。地之五行生陰之五味。酸生肝。陰之所生本在五味。故酸生肝。

此言內之五藏，外之筋骨皮肉，皆收受四時五行之氣味而相生，故曰外內之應，皆有表裏也。

肝生筋，筋生心。肝之精氣生筋，筋之精氣生心，內之五藏合五行之氣而自相資生也。

肝主目。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故目為肝所主。

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承上文而言在天之五方五氣，凡人之五藏五體，在地之五味五行，皆陰陽變化之為用也。陰陽變化之道，其在天為玄，玄，幽遠也。玄生之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是以在天為六氣，而在地為五行也。其在人為道，道者，陰陽五行不易之理，道生智，智者，五藏之神志，慌惚因思慮而處物，是以人之五藏生五神，化五志也。其在地為化，物生謂之化，化生萬物，而五味之美，不可勝極也。

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按天元紀論曰：陰陽不測謂之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

為濕，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此陰陽不測之變化。是以在天則為風、為熱、為濕、為燥、為寒，在地則為木、為火、為土、為金、為水；在體則為筋、為脈、為肉、為皮毛、為骨；在藏則為肝、為心、為脾、為肺、為腎；在聲則為呼、為笑、為歌、為哭、為呻；在變動則為握、為憂、為噦、為欬、為慄；在竅則為目、為舌、為口、為鼻、為耳；在色則為蒼黃赤白黑；在味則為酸苦甘辛鹹；在音則為宮商角徵羽；在志則為喜怒憂思恐。此皆陰陽應象之神化也。

在色為蒼（薄青色，東方木色也。）在音為角（角謂木音，和而長也。）在聲為呼（呼，叫呼也。在志為怒，故發聲為呼。）在變動為握（變動，藏氣變動於經俞也。握者，拘急之象，筋之證也。）在竅為目（目者，肝之官也。）在味為酸（木之味也。）在志為怒（肝者，將軍之官，故其志在怒。）怒傷肝（用志太過，則反傷其體矣。）悲勝怒（悲為肺志，以情勝情也。）風傷筋（能生

我者。亦所能害我也。燥勝風燥屬西方之金氣。四時五行之氣。有相生而有相制也。酸傷筋能養我者。亦能傷我也。辛勝酸辛為金味。故能勝酸金勝木也。○南方生熱南方主夏令。故生熱。熱生火夫火生熱。今以在天之熱而生火。正陰陽不測之變化。火生苦炎上作苦。火生苦味也。苦生心苦心之味也。味為陰。藏亦為陰。故味生藏。心生血血乃中焦之汁。奉心神而化赤。故血者神氣也。血生脾由本藏之所生。而生及相生之藏。心主舌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能知五味。故舌乃心之主。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藏為心、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人之陰陽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則參天兩地者也、先言體而後言藏者、人稟天地之生氣。自外而內也。在色為赤南方之火色也。在音為徵徵為火音。

和而美也。在聲爲笑心志喜故發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心獨無俞故變動在志心氣并於肺則憂在竅爲舌舌者心之官也在味爲苦火之味也在志爲喜心中和樂則育喜傷心過於喜則心志自傷恐勝喜恐爲腎志水勝火也熱傷氣熱則氣耗故熱傷氣寒勝熱有亢害則有承制陰陽五行之所然也苦傷氣苦乃火味故亦傷氣也鹹勝苦鹹爲水味故勝苦

○中央生濕中央主土而灌溉四旁故生濕濕生土在天爲氣在地成形以氣而生形也土生甘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甘生脾地食人以五味甘先入脾故主生脾脾生肉脾一[illegible]之主肌肉肉生肺五行之相生者以所生之氣而相生也脾主口脾氣通於口脾和則能知穀味故脾主口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人之形身藏府由五行五氣而

生五氣五行又歸於神化。在色為黃 中央土色也。在音為宮 宮為土音大而和也。在聲為歌 脾志思思而得之則發聲為歌。在變動為噦 氣逆於肺胃之間則為噦胃之上。肺之下。胃之分也。故脾氣變動則為噦。在竅為口 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故脾竅在口。在味為甘 土之味也。在志為思 因志而在變謂之思。脾主運用。故所志存思。思傷脾 五藏化五氣以生五志。用志則傷氣。氣傷則藏傷。怒勝思 怒為肝志。故能勝思。濕傷肉 脾主肉而惡濕。故濕勝則傷肉。風勝濕 風乃木氣。故勝土濕。甘傷肉 味傷形也。酸勝甘 酸乃木味。故勝土之甘。○西方生燥 西方主秋金之令。故其氣主燥。燥生金 因氣而生形。金生辛 因形而成味。辛生肺 因味而生藏。肺生皮毛 因藏而生形。皮毛生腎 肺氣主於皮毛。因金氣而生腎。肺主鼻 肺氣通於鼻脾

氣則身能知香臭，故肺主鼻，竅在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者，感天地之形氣而化生也。在色爲白，肺金之色也。在音爲商，西方之音。輕而勁也。在聲爲哭，肺志在悲，故發聲爲哭。在變動爲欬，藏氣變動則及於喉而爲欬。在竅爲鼻，鼻者肺之竅也。在味爲辛，金之味也。在志爲憂，精氣并於肺則憂。憂傷肺，過則損也。喜勝憂，喜則氣散，故能勝憂鬱。熱傷皮毛，秋令燥熱，反傷皮毛。寒勝熱，嚴肅之令復，則炎爍之氣消。辛傷皮毛，氣主皮毛，辛散氣，故傷皮毛。苦勝辛，火味勝金也。○北方生寒，北方主水，故生寒。寒生水，形生氣而氣生形也。水生鹹，水味鹹，故鹹生於水。鹹生腎，味之鹹者，主生養腎。

生骨髓腎之精氣生長骨髓。髓生肝腎之精髓復生肝木。言五藏之相生，由天之五氣，地之五味之所生也。腎主耳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故腎氣所主在耳。其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五方生五氣，五氣生五行，五行生五味。五味生五體五藏者。言人本天地之形氣而生成也。其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者，言天地人之成象成形者，皆本於陰陽不測之變化。在色為黑色有陰陽也在音為羽聲有陰陽也在聲為呻呻者，呻也。腎氣在下，故聲欲太息而伸出之。在變動為慄慄，戰慄貌。寒水之氣變也。在竅為耳腎開竅於耳在味為鹹水之味也。在志為恐腎藏志而為作强之官，故慮事而精液陽開也。恐傷腎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明感腎也。思勝恐思慮深則處事精詳，故勝恐。寒傷血寒甚則血凝泣。

故傷血。○王子方問曰。風傷筋。燥傷皮。本氣而傷本經也。在心則曰熱傷氣。在腎則曰寒傷血者何也。曰。氣為陽。血為陰。火為陽。水為陰。心主火而為熱。腎主水而為寒。是以熱傷氣。而寒傷血者。同氣相感也。下文曰。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水火者。陰陽之兆徵也。心腎為水火陰陽之主宰。故亦論其與別藏不同而亦是本氣自傷之意。

燥勝寒。燥主秋熱之令。故能勝寒。

鹹傷血。鹹走血。過食鹹。則傷血矣。

甘勝鹹。甘為土味。故能勝鹹。○莫子方問曰。五方註釋。另多不同。曰。陰陽之道。變化無窮。是以五方之經文。亦少有差別。愚故引經註經。各盡故其義。學者引而伸之。總不外乎陰陽之大道也。

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天地位而萬物化生於其間。

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陰陽之道。其在人。則為男為女。在體。則為氣為血。

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在天地六合。東南為左。西北為右。陰陽二氣。於上下四旁。晝夜

環轉，而人之陰陽，亦同天地之氣，晝夜循環，故左右爲陰陽之道路。水火者，陰陽之兆徵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爲陽，水爲陰，水火有形，故爲陰陽之徵兆。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乾知大始，坤以簡能，而生萬物。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靜於內，陽動於外，陰陽動靜，而萬物化生。上文論天地陰陽之氣，運用於上下四旁，此復言陰陽之氣，又有外內之所主也。在天地，則天包乎地之外，其在人，則陽爲陰之衛也。

○帝曰：法陰陽奈何。帝言何以取法天地陰陽之氣，而爲調治之法也。高士宗曰：按以下岐伯所荅，如陽勝則身熱，陰勝則身寒，乃陰陽偏勝之爲害也。如能知七損八益，是能調養吾身中之陰陽，損益而不爲邪所傷也。如人之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乃法象天地四方之盛虛也。如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乃取法天地以養人也。如天氣通於肺，地

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是天[illegible]之氣乃應象於人。如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是人之[illegible]而應氣於天地也。如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illegible]陰。是以去陰陽之道。而爲用鍼之法。如善診者。察色[illegible]以脈。先別陰陽。是取法陰陽之理。而爲診視之法。治[illegible]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陽病治陰。陰病治陽。是皆別陰陽而爲救治之法也。此篇論天地陰陽。五方五行之氣。以應人之形身藏府。至於診治調養。亦皆取法于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俯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陽勝。乃火熱用事。故身熱。熱在表則腠理閉。熱在裏則喘麤。陰勝在腹。則爲之俯。陽勝在背。則爲之仰。陽勝於周身。則汗不出而熱也。腎主精液。齒乾精液竭矣。心主血液。煩冤。血液枯矣。腹滿。中焦之生氣絕矣。此陽熱偏勝之死證。然能苟延於冬令。而不能幸免於夏。蓋言人之陰陽。又配合天地四時之陰陽。而

陰陽二氣本乎天地。知其[illegible]則損偏[illegible]矣。[illegible]損上而[illegible]下。益故陽可損而陰不可損也。

為生死也。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陰勝則陽虛。故汗出。陰寒在表。則身常清。在裏。則數慄而寒也。四支為諸陽之本。表裏俱寒。則四支厥。令四支厥逆。則腹虛滿矣。乃陰寒偏勝之死證。得夏月之陽熱。尚可救其陰寒。此陰陽之變。能為形身作病也。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女子以七為紀。男子以八為紀。七損八益者。言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然陽氣生於陰精。知陰精之不足。而無使其虧損。則二者可調。不知陰陽相生之道。而用此調養之法。則年未半百而早衰矣。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男子以八為期。故四十而居年。陰氣。腎氣。精氣也。陰氣衰虛。則起居日衰矣。

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

經曰：腎虛、肝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又曰：液脫者，骨肉屈伸不利。年五十而精液血液皆少，是以體重而不輕便也。精氣虛而不能榮於上，則耳目不聰明矣。

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

人年六十，已逾七八之期，天癸竭，腎氣大衰，而陰事痿矣。已六陽[illegible][illegible]之氣，精水竭而精氣衰，則九竅為之不利也。精竭於下，水泛於上，而涕泣俱出矣。解精微論曰[illegible][illegible]大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方曰調此二者奈何七損故曰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聽而曰陰痿矣。夫起居動作為陽，耳目九竅為陰，[illegible]陽[illegible]起居[illegible]矣。曰耳目不聰明，九竅不利，自陰虛而衰及於陽也。

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

知七損八益而能固守其精，則陰陽俱盛，而筋骨壯滿。不知陰陽所生之原，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至半百而衰老矣。

故同出而名異耳。

神氣生於陰精，故同出於天乙之真，而有精氣神三者之

異名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察知也，省也。智者省察其陰陽同出於大道，不妄作勞，則陽完而陰亦同矣。精神內守，則陰密而氣亦外强。知陰陽之交相生成，則精氣常有餘，故智者止知名之有異，如煩勞則陽氣外張，而不知精亦內絕，如迎之傷腎，則有陽之氣亦無所資生。不知陽為陰之固，陰為陽之根，而精氣恒不足矣。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有餘則陽氣充精而耳目聰明，而足而身體強健，精神完固，雖老而全形，皆益充滿而不衰也。王子方曰：上文曰體重耳目不聰明，此節曰耳目聰明身體強健，又見其陰陽互相資益之妙。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此言治世之聖人，與逍遙世之真人至人不同，壽

重于天乙所生之精。

從可以百數。然亦有修身之道，而壽命無窮，與天地終始。行所無事，則外不勞形，內無思想，恬憺虛無，則精神內守，真氣從之。其知道者，亦壽與真人同。高士宗曰。此節照應首篇之聖人，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精神不散，亦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此言天地陰陽之所不能全，惟其陰陽精氣運行，故能生長收藏，化生萬物，其在人，亦當配天地以養頭足，勿使邪氣居之。天不足西北者，陽中之陰不足也，故西北方陰也，而人之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左為陽而右為陰，陰不足於上也。地不滿東南者，陰中之陽不足也，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右為陰而左為陽，陽不足於下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升

精即天乙所生之水故升上爲閉入在下焉升泉天包乎地水達于天

王下方曰俱感于邪然後知虛實之病其

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天有精，地有形。東方陽也，其精氣上升而并於上，并於上則上盛而下虛，故其人之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其精氣下降而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人之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此以天地之左右而言也。○王了方曰：上篇論陽氣生於陰精，此復言天有精而精氣上下交并，是陰精人生於天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此以形身論之，其在上則右虛，在下則左虛，是天地陰陽之所不能全，而人身亦有左右之不足也。上文言天地左右之上下，此言人身上下之左右。故天有精，

天有精有氣有形

身半以上天氣主之
身半以下地氣主之

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天有所生之精。地有所成之形。天有八方之紀綱。地有五行之道理。其精氣交通於九州八方之外。故能爲萬物生長之父母。又非止於上下之交并而已。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言天地之體位。雖有東西南北之不足而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化生萬物。神明者。生五氣化五行者也。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上配天以養耳目之聰明。下象地以養腹以下之不足。節五味適五志。以並五藏之大和。雖有賊邪而勿能害之矣。此篇曰聖人曰賢人。謂備賢聖能法則天地。逆從陰陽恬憺虛無。精神內守。可使益壽。無有終極之時。而皆歸於真人也。天氣通於肺。肺藏爲乎

乾金位居至高而主周身之氣故與天氣相通此復言非惟頭之上竅通乎天從腰以下以象地而五藏六府九竅六經皆與天地之氣相通惟賢人能法天之紀用地之理以治身故災害不能及也地氣通於嗌嗌乃胃府之門主受纍屬之氣以入胃故與地氣相通大陰陽明篇曰喉主天氣嗌主地氣風氣通於肝風生木木生肝外內之氣相通也雷氣通於心雷火之發聲也心爲火藏氣相感召故與心相通谷氣通於脾脾爲土藏而主司轉運谷氣山谷之通氣於故與脾氣相通雨氣通於腎腎爲水藏雨氣寒水之氣也六經爲川六經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也外內環轉如川流之不息腸胃爲海腸胃受盛水穀如海之無所不容又胃爲水穀之海而外合海水腸爲受盛之官九竅爲水注之氣精氣通上竅水濁出下竅以天地爲之陰陽陰陽者天地之道也以天地之道通吾身之陰陽

背出于表故曰陽之汗

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汗出於陰液。出陽氣之宣發。故曰陽加於陰謂之汗。雨乃地之陰濕。亦由天氣之所化施。故可方人之汗。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風出於地之隧谷。陽氣發於裹陰。以疾風名之者。言陽氣之行身有道。無少逆滯者也。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氣暴如雷火之發。氣逆如陽熱之勝。此復言陽氣之如風行於上下四旁。無暴無逆也。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人之陰陽。通乎天地。天有八紀。地有五理。為治不取法天地之陰陽。則災害至矣。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天之邪氣。始傷皮毛。由皮毛而至肌肉筋脈。由經脈而入於藏府。故如風雨之驟至。而易入於內也。獨言風者。風為百病之長。而能開發皮膚。故善治者。治皮毛。陽氣者衛外而為固也。天之陽邪。始傷皮毛氣分。故善治者助陽氣以宣散其邪。不使內入於陰也。其次

靈樞經曰邪留而不去致著於脉成[illegible]于筋

治肌膚。邪在皮毛。留而不去。則入於肌膚矣。肌膚尚屬外之氣分。亦可使邪從外解。故其治之次也，其次治筋脉。邪在肌膚。留而不去。則入於經絡矣。經脉內連藏府。外絡形身。善治者知邪入於經，即從經而外解。不使內干藏府。此爲治之之法。又其次也。其次治六府。金匱要畧曰。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邪入於經，皆而勿治。則入於裏矣。故止可從府而解。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六藏之[illegible]爲藏。不[illegible]。六府之脈屬府絡藏。[illegible]所在。氣連絡相通。邪入於內。而又不從府解。則干及於藏矣。邪在五藏經氣之間。尚可救治而生。如干藏則死矣。故曰半死半生也。夫皮膚氣分爲陽。經絡血分爲陰。外爲陽。內爲陰。府爲陽。藏爲陰。邪在陽分爲易治。邪在陰分爲難治。以上論爲治之道。當取法于陰陽。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

內筋脈。天之邪氣。由形層而入於裏陰。故感則害人五藏。水穀入胃。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於腸胃。故害於六府。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感則害皮肉筋脈。夫藏爲陰。府爲陽。筋脈血分爲陰。皮肉氣分爲陽。天地之邪。有陰有陽。水穀之氣有熱有寒。而病人之形身藏府。亦有陰陽之別也。○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此言用鍼者。當取法乎陰陽也。夫陰陽氣血外內左右。交相貫通。故善用鍼者。從陰而引陽分之邪。從陽而引陰分之氣。病在左者。取之右。病在右者取之左。以我之神。得彼之情。以表之證。知裏之病。觀邪正虛實之理。而補寫之。見病之微萌。而得其過之所在。以此法用之。而不致於危殆矣。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此言善診者。宜審別其陰陽也。夫色

清濁者色之陰陽也

爲陽。血爲陰。然色有陰陽。而脈有陰陽。故善診者。察色按脈。當先審別其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夫色有清明。有濁暗。五色之見於面也。各有部分。審清濁。則知病之從來。知部分。則知病之所在。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金匱要略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心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又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又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平脈篇曰。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而呻者病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者裏痛也。裏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此以望聞而知其表裏之所苦也。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觀四時所應之脈。而知病之所主者何藏。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寸主在上爲陽。尺主在下爲陰。浮爲在表爲陽。沉爲

在裏爲陰。滑主氣爲陽，濇主血爲陰，審察脈之上下表裏氣血，而知病之生於陰生於陽，而以法治之也。

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夫診有互過。診無差誤，則治之不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此以下言治病者亦當取法於陰陽也。夫鍼石所以治外者也。病之始起，尚在於外。故可刺而已。其病盛者，勿去其鍼，待其衰而後已。言始起在外在陽，盛則在裏在陰也。

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病之始起，則輕而淺，久則重而深。故因其輕而發揚之，因其重而少減之，因其病勢少衰而彰逐之。蓋病之將盛者，不可急逆，經曰：微者逆之，盛者從之，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也。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形謂形體肌肉，精謂五藏之陰精。夫形歸氣，氣生形。溫熱氣勝者，主補陽氣。故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五藏主藏精

者也五味入口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故五味以補五藏之精靈樞經曰諸部脈小者血氣皆少其陰陽形氣俱不足勿以鍼而當調以甘和之藥可也是不足者不可妄用其鍼又當溫補其氣味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人有三部在上為陽在下為陰病在胸膈之上者因其上而發越之其在胸腹之下者因其下而引去之其在中者宜從內而寫洩之此言病之有上下陰陽而治之有法也

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漬浸也古者用湯液浸漬取汗以去其邪此言有邪之在表也

其在皮者汗而發之邪在皮毛取汗而發散之

其慓悍者按而收之氣之悍利者宜按摩而收引

其實者散而寫之陽實者宜散之陰實者宜寫之此言病之有表裏陰陽而治之亦有法也

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陰陽者天之道也別柔剛者地之道也參合天地之氣者人

之道也。

陽病治陰。陰病治陽。

治平治也。如感天之陽邪。則當治人之陰氣。陰氣盛而陽熱之邪自解矣。如感天之陰邪。則當治人之陽氣。陽氣盛而陰寒之邪自散矣。此邪正陰陽之各有對待。而善治者之有法也。

定其血氣。各守其鄉。

承上文而言。如邪在氣分。則當守其陰血。而勿使邪入於陰。如邪在血分。則當守其陽氣。而勿使陰邪傷陽。定其血分氣分之邪。而各守其部署。蓋陽邪傷氣。陰邪傷血。氣血內守。則邪不敢妄侵。此即上文對待之意。

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

經曰。邪之所勝。其正必虛、實者邪氣實。而虛者正氣虛也。血實者決之使行。氣虛者掣之使升。蓋陽氣發原於下也。上節言各守其陰陽氣血。使邪之不敢妄傳。此復言邪在血分而血實者。宜行血以驅邪。邪在氣分而氣虛者、宜提掣陽氣以助正。此又邪正對待之一法也。按此篇論天地人之陰陽相應。而鍼石胗治。亦皆法乎陰陽。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蓋陰陽

之在人為男為女在身為
氣為血故末結其氣血焉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黃帝問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按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皆出於地之陰。出則爲陽。合則歸陰。與天地定位日月星象之陰陽不同。故帝設此問而名曰陰陽離合論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日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與日月論文義相同。

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數上聲○陰陽者有

極靜而𡗗陰動而一陽動生靜陽生了陰也

名而無形。不可勝數。然其要道。歸於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莫子晉曰。天地定位。日月運行。寒暑往來。陰陽出入。總歸於太極一炁之所生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然天地之化育萬物。由四時之陰陽出入。而能生長收藏爲萬物之終始。未出地者。命曰陰處。言處於陰中而爲陰中之陰。則出地者爲陽。其名曰陰中之陽。言從陰中所出而爲陽也。

陽予之正。陰爲之主。

向明處曰正。予我也。言在地之氣。乃陰中之陰。故陰爲之主。以我所主之氣。而向明處欲出者爲陽。故曰陽予之正也。如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乃室之向明處也。後曰太衝。乃陰爲之主也。是以三陽皆根起於陰

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

生長收藏者。地之陰陽也。春夏秋冬

者。天之陰陽也。此復言地氣之出入，又因天氣之四時而爲之生長收藏，凡天地陰陽離合之常，若失常則天地四時之氣皆閉塞矣。夫三[illegible]也，有陰陽，三陰三陽之氣，雖出於地，而又當合天之陰陽相交

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天地之陰陽，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千，可萬。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不可勝數也，而人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手之十指爲陽，足之十二經脈爲陰，背爲陽，腹爲陰，左爲陽，右爲陰，外爲陽，內爲陰，腑爲陽，藏爲陰，與三陰三陽不相勝也。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離則爲三陰三陽，合則爲一陰一陽。

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故曰聖人。然人皆面南而背北，左東而右西，以聖人而推及於萬民也。南面爲陽，故曰顯明，背北爲陰，而曰太衝。太衝乃陰血之原，位處下焦，上循背裏，是以三陰以太衝爲主。太衝之地，名

曰少陰。太衝所起之地。為足少陰之處。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少陰與太陽合。陽出於陰。故在陰之上。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至陰穴名。在足小指外側。太陽經脈之根。起於此也。結乏十按靈樞根結篇曰。太陽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結于顙大。顙大者鉗耳也。少陽結于葱籠。葱籠者耳中也。太陰結于太倉。少陰結于廉泉。太陰結于下英。中身而上。名曰廣明。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陽出於陰。從下而上。故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先以前面為陽。此復以中身而上為陽。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主中土。而為陰中之至陰。故位居廣明之下。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太陽與陽明合。並主中土。故位居大陰之前。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厲兌穴名。在足大指次指之端。乃足陽明經脈之所起。厥陰之表。名

曰少陽。太陽之氣在上。故曰少陰之上。兩陽合明曰陽明。在二陽之間而居中土。故曰太陰之前。厥陰處陰之極。陰極於裏。則生表出之陽。故曰厥陰之表。蓋以前為陽。上為陽。表為陽也。曰上曰前曰表者。言三陽之氣也。曰至陰屬脾。厥陰屬肝。言三陽之經脉也。手足十二經脉。主三陰三陽之氣。在經脉別分為三陰三陽。在氣相搏。命曰一陰一陽耳。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竅陰穴名。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少陽主初生之氣。故名陰中之少陽。三陽之氣。皆出於陰。故曰陰中之陽。而止論足之三經也。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陰陽之氣。分而為三陰三陽。故有開闔樞也。太陽者巨陽也。為盛陽之氣。故主開。陽明合於二陽之間。故主闔。少陽乃初出之氣。故主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開闔者。如戶之扉。樞者。扉之轉牡也。舍樞不能開闔。舍開闔不

能轉樞。是以三經者不得相失也。開主外出。闔主內入。樞主外內之間。若搏於中而勿浮。則合而爲一陽矣。○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陽氣出而主外。陰氣升而主內。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陰陽二氣皆出於下。陰氣出而在內。是以中爲陰。其所出之太衝在下。而衝之上。名曰太陰。衝脈爲十二經脈之原。故三陰三陽。皆以太衝爲主。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隱白穴名。在足大指端。太陰爲陰中之至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中爲陰。故曰後曰前。言陰氣出於下而並處於裏之中也。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涌泉穴名。在足心下。踡指宛宛中。少陰乃一陰初生之氣。故爲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少陰主水。厥陰主水生之木。故在少陰之前。厥陰根起於大敦。

陰之絶陽，名曰陰之絶陰。太敦穴名，在足大指三毛中，足厥陰肝經所出之井穴。陰存下，故論足之三陰也。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王十月，爲陽之盡，故曰陰之絶陽。厥陰交盡，名曰厥陰，故爲陰之絶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太陰者，三陰也，爲陰之盛，故主開。厥陰爲兩陰之交盡，故主闔。少陰爲一陰之初生，故主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摶而勿沉，命曰一陰。陰氣從下而出，在內之中，摶聚而勿沉，命爲一陰也。陽氣主浮，故曰勿浮。陰氣主沉，故曰勿沉。并三陽之氣開闔於形身之外內，二陰之氣開闔於內之前後，故曰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陰陽𩕄𩕄，積傳爲一周，氣裏形表而爲相成也。𩕄𩕄，氣之往來也。陰氣積於內，陽氣傳於外。日出而陽氣始生，日中而陽氣隆，日晡而陽氣衰，日入而陽氣內歸於陰。一晝夜而爲之一

周陰氣開闔於裏陽氣出入於
形表而爲陰陽離合之相成也

陰陽別論篇第七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四經[illegible]鈎秋脈毛冬脈石四時之經脈以應四時之氣也十二從者手足三陰三陽之氣從手太陰順行至足厥陰也應十二月者手太陰應正月寅手陽明應二月卯足陽明應三月辰足太陰應四月巳手少陰應五月午手太陽應六月未足膀胱應七月申足少陰應八月酉手厥陰應九月戌手少陽應十月亥足少陽應十一月子足厥陰應十二月丑十二脈者六府六藏之經脈也三陰三陽之氣以應歲之十二月十二月復應有形之十二脈也此篇論分別陰陽以知死生故曰陰陽別論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十二經脈乃藏府陰陽配合故知陽者可以知陰知陰者可以

雖亦陰附陽不知并合陰故不能

知陽能知陰陽可別死生。

○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此節以胃氣藏真而分別其陰陽也。胃脘之陽，資養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五藏為陰。藏者，藏也。神藏而不外見者也。如無陽和之胃氣，而真藏之脈見，見則藏氣為敗，敗必死也。

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所謂二十五陽者，乃胃脘所生之陽氣也。胃脘者，中焦之分，主化水穀之精氣，以資養五藏者也。夫四時之脈，春弦、夏洪、秋浮、冬沉、長夏和緩。五藏之脈，肝弦、心洪、脾緩、肺濇、腎沉。如春時之肝脈微弦而長，心脈微弦而洪，脾脈微弦而緩，肺脈微弦而濇，腎脈微弦而沉。夏時之肝脈微洪而弦，心脈微洪而大，脾脈微洪而緩，肺脈微洪而濇，腎脈微洪而沉。四時五藏皆得微和之胃氣，故為二十五陽也。

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能別陽和之胃氣，則一有不和

便可知病處。能別真藏之陰擬。如肝脈至者首。則十八日死。心脈至者。九日死也。此論真藏爲陰。引之。奇陽。與上下二節。論經脈之陰陽不同也。〇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此後論十二經脈之陰陽也。手足三陽之脈。手走頭而頭走足。故日三陽在頭。手足三陰之脈。足走腹而腹走手。故日三陰在手也。十二經脈雖有手足陰陽之分。然皆一以貫通。手太陰肺脈。交於手陽明大腸。大腸交足陽明胃。胃交足太陰脾。脾交手少陽心。心交手太陽大腸。大腸交足太陽膀胱。膀胱交足少陰腎。腎交手厥陰心包絡。包絡交手少陽三焦。三焦交足少陽膽。膽交足厥陰肝。肝復交於手太陰肺。故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能別於陽之脈證者。知一陽二陽三陽之發病。及陽結之爲病也。至於三陽搏鼓三日死。二陽俱搏十日死。忌死忌也。言別於陽者。知所病之處。及死忌時也。別於陰之脈者。知一陰二陰三陰之發病。及肝之心

心之肺。以至於陰搏之死證。此論別手足三陰三陽之脈證也。

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總結上文之意。所謂陰陽者。胃脘之陽。眞藏之陰。手足之三陽。手足之三陰也。言審別陰陽之脈。詳熟之於心。應之於手。無與衆相謀論也、

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此審別十二經脈之陰陽者。夫藏爲陽、府爲陰。手足之陰陽。乃六藏六府之經脈、故當以脈之來去動靜遲數。而分別其陰陽

凡持眞脈之藏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此審別眞藏胃脘之陰陽也。懸絕者。六藏脈懸而絕無胃氣之陽和也。急者。肝死脈來。急益勁。如張

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

五

三十方行人弟天地之〃、數而生故應天地之氣數而死氣數者天地五行之數也

高士宗曰不得隱曲女子不月病本腎也風消肝木病也息奔病在肺也二陽之病傳於五五藏而死

節。以爲天地久矣。此氣之數也。木生于地。故死于九九之數。肺主天氣絶于六六之期。水火本于先天。故死于生成之數。脾土寄下四季。故絶于四日之局五藏死期。總合大衍之數○氏[illegible]生成之數論之、馬氏論天干之五行相剋、其間多有不合。夫藏府具五行之氣、各有陰陽剛柔不同、不必執一而論。是以以下陰陽相搏、亦非少陰太陽。死於天地生成之數、餘皆不合也。此節論真藏所見之死期與後節陰陽相搏之死期、又少有異同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此審別三陰三陽之發病也。二陽者足陽明胃也。夫人之精血、由胃府水穀之所資生。脾主爲胃行其精液者也。二陽病、則中焦之汁竭。無以奉心神而化赤、則血虛矣。水穀之精、脾無轉輸於五藏、則腎無所藏而精虛矣。男子無精。有不得爲隱曲之事、在女子無血、則月事不得以時下矣。此病本於二陽而發於心脾

張兆璜曰太陽標陽而本寒故爲寒熱之病循其經金氣爲熱故曰爲

也。精血兩虛。則熱盛而生風。風熱交熾。則津液愈消竭矣。火熱爍金。而傳爲喘急息肩者死不治。蓋胃乃津液之生原。肺乃津液之化原也。按陰陽離合論。此論足之三陰三陽。此章亦先論足經。至下章曰三陰俱搏。三陽俱搏。是兼手經而言。故曰俱也。

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痟。

腨音善痟音捐。○三陽者。太陽之爲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邪之中人。始於皮毛。邪正相搏。發爲寒熱之病矣。太陽主開。病則開闔不得。邪氣從之。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太陽爲諸陽主氣。而主筋。筋傷則爲痿。氣傷則爲厥也。腨腸股也。痟痠疼也。此皆太陽筋脈之爲病也。太陽之氣主表。而經脈發原於下。是以始病寒熱之在上在表。而漸爲癰腫痿厥腨痟之在內在下也。

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

太陽之爲氣。生於膀胱。膀胱者。主藏津液。氣化則出。太陽之氣。病熱於下。傳入於裏。則水津枯涸而澤竭矣。頹疝。小腹控卵腫痛。所謂膀胱疝也。始病標而及本。始病氣而

及經與筋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一陽者少陽之氣病也少陽主初生之氣病則生氣少矣足少陽相火主氣氣少則火壯矣火爍金故善欬木火之邪賊傷中土故善泄也。

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飲食於胃濁氣歸心脾胃受傷而爲泄故心虛而掣痛矣靈樞經云脾脈微急爲膈中又曰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此皆少陽之木邪干土亦始病氣而後及經與府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二陽一陰者陽明厥陰之爲病也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足陽明之脈病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背爲陽厥陰主春陽肝木故引背痛也邪氣客於胃厥逆從上下散復出於胃故爲噫也欠者氣引而上也胃是動病善伸數欠此厥陰風木厥逆之爲病也風木爲病干及胃土故名風厥。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二陰一陽者少陰少陽也少陽之氣生於腎藏水中經云。

腎氣實則脹。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此腎氣與生陽並逆。故善脹。心腎之氣。不能相交。故心滿善氣也。善氣者。太息也。心系急。則氣道約。故太息以伸出之。三焦。氣也。此一陽之氣病。故引論于三焦

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三陽三陰者。太陽太陰之爲病也。偏枯者。半身不遂。痿易者。委棄而不能如常之動作也。太陽爲諸陽主氣而主筋。陽氣虛。則爲偏枯。陽虛而不能養筋。則爲痿。脾屬四支。故不舉也。此水府爲病。而逆乘脾土也。○

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鉤當作弦。弦當作鉤。○此論四經之脈。以應四時也。鼓。動也。一陽之氣初升。故其脈如弦之端直。以應春生之氣也。一陰之氣初升。故其脈如毛之輕柔。以應秋陰之氣也。陽氣正盛。故其脈來盛去悠。如鉤之牟。以應夏蕃之氣也。至者爲陽。陽氣伏藏。故脈雖鼓至而斷絕。以應冬藏之氣也。溜。滑。

也。陰陽相遇。其脈則滑。長夏之時。陽氣微下。陰氣微上。陰陽相過。故脈滑也。此言人有四經。以應四時之氣也。

陰爭於內。陽擾於外。

內為陰。外為陽。藏為陰。府為陽。承上文而言人之經氣。陰陽相貫。外內循環。如陰不得陽氣以和之。則陰爭於內矣。陽不得陰氣以和之。則陽擾於外矣。○高士宗曰。此言陰陽之氣不和。則為陽結陰結之病。若夫剛與剛。是陽傳於陽。陰傳於陰。乃陰陽相絕之死候也

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

此言陰和於陽而陰液不宜外洩者也。汗者血之液也。魄汗。肺之汗也。夫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皮毛汗出。而精血仍藏於陰。如魄汗未藏。是奪汗而傷其精血矣。藏真高於肺。主行榮衛陰陽。肺藏之陰。液外洩。則四藏之陰。並逆而起。起則上熏於肺。而使人喘急喉鳴。蓋五藏主藏精者也。精化而為血。血化而為汗。百脈雖朝於肺。而五藏相通。移皆有次。四逆而起。則失其次序旋轉之機矣。

陰之所生。和本曰

陽者衛之蓋也。是以則藏之氣上逆則熏肺。

和。此言陽和於陰。而後謂之和也。夫外脈爲陽。府脈爲陽。然皆本於五藏五行而生。故曰陰之所生也。陰之所生之陽脈。與所本之陰脈相和。而始名曰和。蓋陽予之正。陰爲之主。既有所出。當有所入。是故剛與剛。則陽散而陰亡矣。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剛與剛。是陽不與陰和矣。陽不歸陰。則陽氣破散。陽氣外散。而孤陰亦內亡矣。淳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此言柔與柔而生氣[illegible]也。淳和也。陰與和而剛柔不和。則陰[illegible]所生之陽矣。孤陰不生。則經氣乃絕。經氣已絕。不過三日四日而死也。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五藏相尅而傳。謂之死陰。相生而傳。謂之生陽。屬類也。如肝之心。心之脾。脾之肺。肺之腎。皆謂之生陽。如心之肺。肺之肝。肝之類。皆謂之死陰也。以陽藏相生而傳。故不過四日之偶數而死。以陰藏相尅而傳。故不過三日之奇數而死也。○莫子晉曰。三日者。不過天

坤之生數。四日者，不能盡五行之數終。

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之佐也。尊也，大肝亦傳肺，肺傳大腸。大腸傳胃，胃傳脾，脾傳心。心傳小腸。小腸傳膀胱，膀胱傳腎。腎傳心包絡，包絡傳三焦。三焦傳膽，膽傳肝。一藏一府，一雌一雄，陰陽相間，循環無端。如肝之心。心之肺。肺之腎。腎之脾。此皆經氣絕而死不治者也。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肺之腎亦生陽之屬，因肺腎俱在藏。以陰傳陰，故名重陰。辟，偏辟也。以水藏而反傳所（　）不勝之脾土，故謂之辟陰。此皆不治之症候也。

結陽者，腫四支。此言陰陽之氣不和，自結而為病也。四支為諸陽之本。氣歸形，氣結故形腫也。此槩三陽而言也。

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氣結於內，而不得流行，則血亦留聚而下虎矣。一陰結，便血一升。二陰並結，便血二升。三陰俱結，便血

三升。此緊三陰而言也。○辨脈篇曰。脈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名曰陽結也。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也。蓋欲審別陰陽之氣結者。當以脈之去至動靜。浮沉遲數。以分陰陽。以證之結者四支。知三陽亞結。便血三升。知三陰亞結也。以證之腫消。知結在二陽。當以二陽之法治之。證之膈。知結在三陽。當以三陽之法治之可也。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結斜者。偏結於陰陽之間也。夫外為陽。內為陰。胃為陽。腎為陰。此結於形身之內。藏府之外。胃腎空廓之間而為腫也。石水。腎水也。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此多偏於腎藏。以[illegible]多陰少陽而少陰薄也。

二陽結謂之消。二陽陽明胃氣也。消。消渴也。蓋陽明氣結。則水穀之津液不生。以致消渴而為病也。按靈樞以五藏之脈微為消癉。蓋水穀之津液不貧。則五藏之精氣俱微弱矣。

三陽結謂之膈。三陽大陽也。太陽為諸陽主氣。太陽之氣

生於脇肋從內膈而出於胸[illegible]出於膺表陽氣結則膈氣不通內膈之前當胃上賁門之處膈氣逆則飲食亦膈塞而不下矣。**三陰結謂之水**三陰太陰脾土也脾爲轉運之官脾氣結則入胃之水液不行而爲水逆矣。**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一陽者厥陰少陽也厥陰風木主氣而得少陽之火化風火氣結則金氣受傷是以喉痛而爲痺也痺者痛也閉也。**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搏者尺脈滑利而搏擊應手也陽別者與寸口之脈似乎判出而不相貫此當主有妊蓋有諸內而見以尺脈滑利如珠也。與八[illegible]此以下論脈也**陰陽虛腸澼死。**陰陽者尺寸而言腸辟澼積下利也夫榮衛氣血者由水穀之所資生胃爲受納之府腸爲傳導之官陰陽兩虛而又失其所生之本故無望其生機矣此言陰陽由腸胃水穀之所生也。**陽加於陰謂之汗。**汗乃陰液由陽氣之宣發而後能充身澤毛若動數之陽脈加於尺部是謂之

汗。當知汗乃陽氣之加於陰液。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虛而脈亦陽脈之加於陰部也。陽盛。則迫血妄行。○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搏俱音博○三陰者。太陰也。俱搏者。脾肺二部。俱搏擊應手。而無陽和之氣也。二者偶之始。十者陰之終。夜半者。陰盡而將一陽生之時。太陰者至陰也。以至陰之氣而絕無生陽。故死於陰極之數也。○董惟園曰。陰結陽結者。皆陰陽之氣結也。剛與剛者。言府脈傳府。藏脈傳藏也。陰搏陽搏者。言十二經脈之陰陽不和也。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二陰者。少陰也。俱搏者。心腎二部俱搏擊應手也。少陰主水火陰陽之氣。天乙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十三日者。成數之終也。夕時者。日之終也。以水火之陰藏故死於成數。而終於日終也。一陰俱搏。十日死。一陰者。厥陰也。俱搏者。肝與心主二部。俱搏擊應手也。十日者。陰之終也。厥陰者。陰之盡也。以陰盡之氣。而死於陰數之終也。三陽俱

搏且鼓。三日死。三陽者，太陽也。鼓，動也。俱搏且鼓者，手足太陽之脈俱搏擊而且鼓動，陽極而絕，無陰之和也。太陽與少陰爲表裏，並主水火之氣。天乙生水，地一生火，以水火之陽有，故死於天地之生數也。蓋天爲陽，地爲陰，天主生，地主成，故太陽死於生數，而少陰死於成數也。

三陰三陽俱搏。心滿腹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三陰三陽者，五行之氣也。陰陽一氣俱搏擊而不和，故盡五行之數於五而死也。心滿，陽搏於上也。不得隱曲，陰搏於下也。腹居身半之中，陰陽相交者也。腹發盡者，陽盡發於上，陰盡發於下，而無陰陽中見之和也。此言上下陰陽之病，下文言寒熱陰陽之病。

二陽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過十日死。二陽者，陽明也。俱搏者，手足陽明俱搏擊也。病温者，病寒熱也。夫人之陰陽，由陽明水穀之所資生，二陽俱搏，則絕其陰陽所生之原矣。陰不得陽則病寒，陽不得陰則病熱，陰陽俱絕，不治之死證也。九乃陽之終，十

乃陰之盡。不過十日者。死於陰陽之交盡也。上節言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陰陽二氣。不能一以貫通。而自相搏擊。其為病死也若此。此言胃脘之陽以生養陰陽五藏。二陽俱搏。則陰陽並絕。其病死也如此。故末二節。獨表出其病證焉。

靈蘭秘典論篇第八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六藏藏神六府貯物六藏六府。皆謂之藏。故云十二藏也。相使者六藏府。相爲傳使也。受屬者貴。受屬者賤。五藏之中。惟足太陰獨受其屬。故曰脾胃者。倉廩之官。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上章論手足三陰三陽之紀脈。陰陽相門而尊。然所本於六藏六府。故此復問藏府之相使貴賤。而伯稱其詳悉乎哉。王子方曰血者神氣也。心藏神。心主脈。故十二藏府之脈皆以心爲主。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任受古而靈應萬機。故爲君主之官。清靜虛靈而主藏神。故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位高近君。猶之宰輔。主行榮衛陰陽。故治節出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氣急而志怒。故爲將軍之官。主春生之

氣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

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膽秉剛果之氣。故爲中正之官。有膽量。則有果斷。故決斷出焉。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者心主之宮城。心主包絡。位居膻中。而代君行令。故爲臣使之官。心志喜。心主代君宣布。故喜樂出焉。

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脾胃運納五穀。故爲倉廩之官。五味入胃。脾爲轉輸以養五藏氣。故五味出焉。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盛者。賴以傳道。濟泌別汁。資化糟粕。從是出也。

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胃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

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伎多能也。巧精巧也。腎藏志。志立則強於作用。能作用於內。則伎巧施於外。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決通也。瀆水道也。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

之下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膀胱者。三焦主氣。氣化則水行。故爲決瀆之官也。膀胱爲水府。乃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水液都會之處。故爲州都之官。水穀入胃。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故爲津液之所藏。氣化則水液運行而下出矣。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十二官者。經脈相通。刑宗相應。失則災害至矣

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殁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五藏六府。心爲之主。君主明則十二官各安其職。以此養生則壽。終身而不致危殆。蓋心正則身修也。以此而及於治國平天下。未有不大昌者矣。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心者離也。離也者明也。心爲一身之主。即我之神明。

心主不明，則十二官皆不安矣。心主包絡，爲臣使之官，代君行令而主脉。脉者血脉也。血者神氣也。神明之昏亂，則血脉凝泣而使道閉塞矣。血氣者，充膚熱肉，滲皮膚，生毫毛，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血脉不通，而形乃大傷矣。故以此養生，則殃折不壽。在治天下，則其宗大危。正心明德之道，豈不重可戒哉。此言心爲一身之主，主明即可以養生。推而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如心不明，即此身亦不可保矣。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承上文而言修身養生以及於爲天下之至道始在於微。蓋心之變化無窮，苟正其心，在養生則壽考，天下則昌；其心不正，在此身則殃，爲天下則殆。當知壽夭治亂之機，在此心一念之發萌，而人莫知其原也。

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窘乎者，嘆其至道之難明而窘極也。消者，消息其道之微。瞿瞿，驚顧貌，覷其道之要妙，孰能知之也。閔閔，憂也，憂其理之切當，而者爲良也。

恍惚之數

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恍惚謂心神之所創，至於毫氂之間，度量長短輕重也。言毫氂之間，而有邪正明昧之分，以至於千之萬之，不可勝極也。制，正也。以毫氂之誠意，推而大之，其形乃正。言其心正而后形正也。

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精，純粹也。光，光明也。言正心明德之道也。大聖之業者，能正心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也。齋戒者，誠意除慮也。擇吉者，從善避惡也。

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良，善。兆，吉也。靈蘭之室，心之宮也。乃擇其良善而藏之於心，以傳保者，保於無窮，流於無極，守而勿失也。○按靈樞經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大腸者，傳道之府。小腸者，受盛之府。膀

者，中精之府。胃者，五穀之府。膀胱者，津液之府。三焦者，中瀆之府也。吳氏曰：靈臺蘭室，黃帝藏書之所，秘典，秘密典籍也。

六節藏象論篇第九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天以六六之節者。十干主天。六十日甲子一周而爲一節。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也。人以九九制會者。人之九竅九藏以會合生五氣三之數也。靈樞經曰。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言人亦有六六之節以應天之六六之數。地致丁文曰。地以九九制會。蓋人有九竅九藏。地有九州九野。以合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先言人以九九制會。而後言地以九九制會也。○按此篇乃論歲運之總綱。天之十干。歲六六之節以應一歲。而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五運行論內云。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是在天

之六氣在地之五行五味而又化生人之五藏也然
人之五藏地之五行皆由天之十干所化故曰六節
藏象論也夫人之五藏又化生六氣六氣者即末章
之所謂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是也言
人之五藏應地之五行食地之五味人之六氣[illegible][illegible]
天之六氣氣亢害而無承制則為疾矣夫先以九九
制會以應六六之節者言地有九州人有
九竅天有六節而皆合乎生五氣三之數岐伯[illegible][illegible]
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
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昭明也[illegible][illegible]也言六六之所所以正天之度蓋歲有三百
六十五日而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也九九制會所以紀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
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制度也天度者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日日行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一月而一周天蓋以大之度數以紀日月之行也

氣數者。生五氣三之數也。化者。陰陽之化。作大下可成六六。在地在人而成九九。皆陰陽氣化之為用也。

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此復申明天度。以紀日月之行也。行有分紀者。謂日月之行。有分野紀度。周有道理者。謂日月之周天。有南道北道之理路也。按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東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有奇也。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故有大月小月也。每歲朔虛五日有奇。故止三百五十四日。又氣盈五日有奇。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每歲連閏共計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也。漢律志云。日月五星。從西而循天東行。天道從東

西行。一晝一夜。日月隨天西轉一周。如蟻行磨上。磨轉一周。而日往東行止一度。月從西而東行十三度。故月行疾而一月與日一會。而一周天。是以每歲冬至夏至。日行有南道北道之分。每月上弦下弦。而月有南道北道之分也。

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

立端。謂端正之木。以正天表也。上古樹八尺之臬。度其日出入之影。以正東西。參日中之影。與極星以正南北。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餘四分度之一。推日月行度之有奇。氣盈五日之有餘。朔虛五日之有餘。推而算之。以終一歲之數。以終天道之周。而天度畢矣。

帝曰。余以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

帝從以九九之數。以合六六之數而為問也。

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

首言人之九九。以應天之六六。此言地之九九。以應天之六六也。

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

奚融衛曰乾始于一坤始于二陰陽合氣而成三三而三之成六三而三之成九干以六六為節者天地而復始首一歲人之九竅合乎地天之氣於上下而下流

歲三百六十日法也。此言天以六六為節而成一歲也。十干主天故曰六[illegible]十日。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此言地之九九。人之九九。而通乎天之六六者。皆本於陰陽。陰陽者。五行所生之三氣也。是以地之九州。人之九竅。皆通乎天氣。蓋天有此三氣。地有此三氣。人有此三氣也。故其生五。其氣三。生五者。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也。氣三者。五行所生三陰三陽之氣也。承上文而言以五行所生之三氣。而後能合六六九九之數也。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以此三氣。三而三之。以成天之六氣。地之六氣。人之六氣也。天之六氣者。以冬至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厥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太陰王。所謂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也。地之六氣者。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

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此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也人之六氣者藏府三陰三陽之氣也是以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所謂亢則害承乃制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也

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

再以天地人之六氣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九九分爲地之九野人之九藏蓋以九州配九竅九野配九藏故曰九野爲九藏也以地之九州通乎天氣天之三氣分爲九野是地以九九制會而合天之六六也以人之九竅通乎天氣天之三氣分爲九藏是人以九九制食而合天之六六也○高士宗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附城郭者也脹論曰胸腹腸胃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蓋以九九野在內九州在八方之外九藏在內九竅在形身之外故曰九野爲九藏也以九野之草生五色普徧於九州八荒是

津液生于胃府大腸主津液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故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張兆璜曰昔謂耳目口齒是屬九竅而非形藏矣

五色之變不可勝視矣五氣五味藏於心肺腸胃外使九竅之五色修明音聲能彰此五味之美不可勝極矣是人之九竅與天氣相通而九藏之又與地氣相通也

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為九藏以應之也。

形藏者藏有形之物也神藏者藏五藏之神也藏有形之物者胃與大腸小腸膀胱也藏五藏之神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蓋五味入口藏於腸胃津液藏於膀胱以養五藏之神氣故以形藏神藏合而為九藏以配地之九野九州也按藏府各六上五藏藏神腸胃膀胱受盛水穀膽乃奇恒之府不藏有形三焦雖主決瀆乃無形之氣而亦不藏有形者也故以九藏在內以應九野九竅在外以應九州而王氏諸賢妄以頭角耳目為形藏即三部九候論之所謂天以候頭角之氣者候足太陽膀胱之氣也地以候口齒之氣者候足陽明胃府之氣也小腸之脈至目銳眥卻入耳中人以候耳目之氣者候手太陽小腸之氣也豈可以頭角耳目為形藏乎

○帝曰

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三五十五日為一氣。每一氣盈二十一刻有奇。合氣盈朔虛而生閏。故日積氣盈閏也。此以下論五運之主歲主時。各有太過不及。故復設此問。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上帝貴道而秘密。師所以傳教者也。○莫子晉曰。上帝。天帝也。天不言而四時代序。惟師能闡明而傳道之。帝曰。請遂言之。王氏曰。遂盡也。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月令曰。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故五日謂之候。候物氣之化長變化也。三五十五日而成一氣。六氣九十日而為一時。四時合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以四時之氣。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

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此論五運之主歲也。甲巳之歲。土運主之。乙庚之歲。金運主之。丙辛之歲。水運主之。丁壬之歲。木運主之。戊癸之歲。火運主之。以五行之相生。而各主一歲。一歲之中。所主之氣而皆治之。終朞年之三百六十五日。五歲一周而復始也。時立氣布者。一歲之中。又分立五運所主之時。而分布五行之氣。五氣相傳。而如環無端。其候環轉之氣。亦如五歲沿襲之法同也。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每歲有六氣之加臨。五運之大過不及。氣有盛衰。則虛實之乘侮勝復。所由起也。歲氣之盛虛。主民病之生死。故不知氣運者。不可為良工也。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五運之始。始於甲巳化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復生土。五歲而右遷。如環無端。五行所主之歲。而各有太過

不及。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五運之氣。五歲更立。太過之年。則勝己所勝。而侮所不勝。不及之年。則爲己所不勝而勝之。己所勝而侮之。故各有所勝也。所勝之氣。不務其德。則反虛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爲平氣。故曰無過者。謂不愆常候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此篇乃歲運之提綱。從天元紀。五運行。六微旨。氣交變。五常政。至真要諸篇。詳論天地有勝鬱復之變。生物有草木昆蟲之青。民病有胸脇腹背之災。故曰在經有也。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此言五運之所勝也。春應木。木勝土。長夏應土。土勝水。冬

應水水勝火夏應火火勝金秋應金金勝木所謂得五行之主時而爲勝也春木合肝夏火合心長夏土合脾秋金合肺冬水合腎各以四時五行之氣以名其藏焉。

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

此論歲運之氣至有太過不及而皆歸始於春蓋春爲氣之所也六元正紀論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是以春未至而天氣温和此爲至先運之太過也主歲之氣大過則薄已所不勝之氣而乘侮已所勝之氣也至真要論曰氣至謂之至氣分謂之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如所主歲運之氣此大過淫勝而不分則民之邪僻內生雖有良工不能禁也下經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是以

太過之歲。如木淫不政。衝陽絕者死不治。歲火太過太淵絕者死不治。故不及之氣。止云所生受病。而不致於工不能禁也。

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春已至而天未溫和。是至而不至。此謂氣之不及也。主歲之運氣不及。則所勝之氣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如歲木不及。則已所勝之土氣妄行。而所生我之水氣受病矣。木火之氣虛。則已所不勝之金氣薄而侮之也。名曰氣迫。謂主氣不及而所勝所不勝之氣交相逼迫也。

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此復申明氣有不分之義。所謂求其至者。謂其四時之氣應至而至之時也。謹候其春夏秋冬之時。則春時之氣可期而溫。夏時之氣可期而熱。秋時之氣可期而涼。冬時之氣可期而寒。失時反

間前論氣始于篇首此作以人過不及之氣各分四時當候之

候。而五行所主之時氣不分。以致邪僻內生乃工不能禁也。○朱濟公曰。此節承一世字行意帝曰。有不襲乎。襲承襲也。木承水而王於春。火承木而王於夏。土承火而王於長夏。金承土而王於秋。水承金而王於冬。五運之氣。交相沿襲而主治也。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言蒼天之氣四時代序自有經常。然五運之氣。有德化政令。變異災眚之不同設有不襲。是謂反常而變易矣。變易則為民病之災眚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五運相襲。氣之常也。反常則為變易矣。變常之氣至。則為民病矣。如春木主時。其變為驟注。是主氣為風木。變氣為濕土。變氣為主氣之所勝。而民病則微。如變為肅殺。是主氣為

風木變氣爲燥金變氣爲主氣之所不勝而民病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變易之氣至，非其尅我之時，爲病則微。當其尅我之時，爲病則甚。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此復言地氣與天氣相合，而後化生萬物之有形也。五常政論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多少，終始不同。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合而化生萬物。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物變已成而後定名。此皆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然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故帝設此問焉。

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所謂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故曰大神靈問。神靈

五色[illegible]云
[illegible]類草木

指天地陰陽而言。言大哉天地陰陽之門也。陳其方。言其略也。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草者五穀五菜藥及果木而言也。蓋天二生木。故先言草木而及於昆蟲萬物也。草生五色者。其色為蒼。其化為榮。其色為赤。其化為茂。其色為黄。其化為盈。其色為白。其化為斂。其色為黑。其化為肅。物極而象變。不可勝視也。草生五味者。其味為酸。其味為苦。其味為甘。其味為辛。其味為鹹。以草生之五味。而及於五菜五穀五果五畜之美不可勝極也。嗜欲不同，各有所通。言人之嗜欲不同。而五味各歸所喜。如苦先入心。酸先入肝。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以養五氣。故各有所通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臊焦香腥腐也。在天為氣。故食人以五氣。在地為化。化生五味。故食人以五味也。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

能彰。天位居高而包乎地之外。故五氣從外竅而內入於心肺。心肺居上爲陽也。心榮色而華於面。故使五色修明。肺主聲。故音聲能彰也。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地位居下而處乎天之內。故五味藏於腸胃。以養五藏之氣。氣得味養。則陰陽和而相生矣。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氣和津液成。而五藏之神乃自生矣。齊公曰。神氣爲陽。故曰生。津液爲陰。故曰成。○帝曰。藏象何如。象者像也。論藏府之形像。以應天地之陰陽也。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心主血。中焦受氣取汁。化赤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爲生身之本。心藏神而應變萬事。故曰神之變也。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於面。心主血脈。故其華在面也。在體爲

脈。故其充在血脈。其類火而位居南。高故爲陽中之太陽。而通於夏氣。夏主火也。○濟公曰。榮爲根。衛乃業。榮血爲陰陽血氣所生之本。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肺主氣而藏魄。故爲氣之本魄之處也。肺主皮毛。故華在毛。充在皮也。藏真居高而屬陰。故爲陽中之太陰。而通於秋氣。秋主於肺也。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冬令之時。陽氣封閉。蟄蟲深藏。腎主冬藏。故爲蟄封藏之本。蓋蟄乃生動之物。以比生陽之氣。至春一陽初生而蟄蟲復振矣。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液而藏之。故爲精之處也。髮乃血之餘。血乃精之化。故其華在髮。腎主骨。故其充在骨也。腎爲陰藏。而有坎中之陽。故爲陰中之少陰。而通於冬氣。冬主水也。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

日有能勝之士不人之臣訓乃將軍之官故為罷極之本

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為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動作勞甚謂之罷肝主筋人之運動皆由乎筋力故為罷極之本肝藏魂故為魂之居爪者筋之餘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肝屬木位居東方為發生之始故以生血氣酸者木之味蒼者木之色木旺於春陽氣始生故為陽中之少陽以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足太陰獨受水穀之濁為轉輸之官腸胃主受傳水穀三焦主決瀆水道膀胱為水精之府故皆為倉廩之本脾藏營故為營之居器者生化之宇具升降出入之氣脾能運化糟粕轉味而入養五藏輸出腐穢於二陰故名之曰器也四白脣之四際白肉也

口爲脾竅而主肌，故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川各土之味，黃者土之色也。脾爲陰中之至陰，通於土氣。此節指脾而言。以腸胃三焦膀胱，並受傳水穀之糟粗，故總爲倉廩之本。受濁者爲陰，故曰至陰之類。凡

十一藏、取決於膽也。五藏六府共爲十一藏，膽主甲子，爲五運六氣之首，膽氣升則十一藏府之氣皆升，故取決於膽也。所謂求其至也，皆歸始春。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爲格陽。此論藏府之六氣，以應天地之六六也。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陽氣從左而行於右，陰氣從右而行於左，故以人迎以候三陽之氣、故者，承上文而言人之藏府，以應三陰三陽之六氣也。一盛病在少陽，少陽主春升之氣也。太陽主夏，陽明主秋。四盛以上者，言人之陰陽，惟陽太盛，名曰格陽。蓋陽主在外，陽格於外，不得三陰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陽之太過也。

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

太陰篇之行氣于三陰寸口脉主陰也

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寸口。手太陰之兩脈口。以候三陰之氣也。厥陰主乙木春生之氣。故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之氣少陰。四之氣太陰。四盛以上者。人之陰陽。惟陰太盛。名曰關陰。蓋陰氣主內。關陰於內。不得三陽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陰之太過也。此論寸口人迎之病脈。以應四時之三陰三陽即四時之六氣不平。而亦爲三陰三陽之民病也。故六微旨大論曰。至而不至。來氣不及。未至而至。來氣有餘。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靈樞經曰。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上下相應者。脈口與人迎平等。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此言天地之陰陽以應人之藏府。藏府之六氣。以應天地之陰陽也。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俱四倍以上者。

陰陽俱亢極也。亢盈同。極至也。蓋人有陰陽地有陰陽。陽盛之下。陰精承之。陰盛之下。陽氣承之。陰陽所制。而交相生化者也。人生於天地氣交之中。陰陽和平。是為無病。如陰陽俱盛而不和。是不能反於天地陰陽精氣之承制則死矣。此即六微旨之所謂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

五藏生成篇第十

夫色以應天。脈以應地。人主生。地主成。此篇無問答而直日心之合脈。似承上篇天地之陰陽而復應乎色脈也。無問答。故不日論。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心主血脈。故合於脈。經云。脈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心之華在面。故其榮在色。其主腎也。五藏合五行。各有相生相制。制則生化。心主火而受制於腎水。是腎乃心藏生化之主。故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

肺主氣氣主表故合於皮傷寒論曰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聲商毛髮長毛附於皮氣長則毛榮故

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髓生肝肝生筋故所合在筋爪乃筋之餘故其榮在爪

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脾主中央土乃倉廩之官主運化水穀之精以生養肌肉故合肉脾開竅於口故榮在脣

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腎藏精而主髓故所合在骨髮乃精血之餘故其榮在髮○五運行論曰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肝主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此天乙生水而五行之所生也六微旨論云帝曰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相火之下水氣治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故曰心之合脈也肺之合皮也言五藏之相生也[illegible][illegible]腎

也。其主心也。言五藏之相成也。然必以自先心而肺，肺而腎，肝而脾，脾而腎，乃歸重於火，亦自然。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色變；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䐢而脣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此承上文而言太過之為害也。夫五行有相生相制，不可偏廢者也。如制之太過，則又有尅賊之害矣。是故多食鹹，則水味太過而傷心，其脈凝泣而色變矣；多食苦，是火味太過而傷肺，則皮槁而毛落矣；多食辛，是金味太過而傷肝，則筋縮急而爪乾枯矣；多食酸，是木味太過而傷脾，則肉胝䐢而脣揭矣；多食甘，是土味太過而傷腎，則骨痛而髮落矣。五味所以養五藏者也，藏有偏勝，則所不勝之藏受傷，此又承制之不可太過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

合也。五味入口，藏於腸胃，以養五藏氣，故五味爲五藏之所欲，無有偏勝，則津液相成，而神日生矣。

○五藏之氣。五味藏於腸胃，以養五藏之氣，五藏內藏五神，五氣外見五色，此以下論五藏之經氣，而見死生之色，與生於心、生於肺之色各有不同，故首提曰五藏之氣。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故者，承上文而言五藏之氣受傷所見五行之敗色。奏，茲蓐蓆也。茲草者，死草之色青而帶白也。黃如枳實者死。黃而帶青色也。黑如炲者死。炲音臺，煤塵也。黑而帶黃。赤如衃血者死。衃，鋪杯切。衃者，敗惡凝聚之血，色赤黑也。白如枯骨者死。死白而枯乾也。此五色之見死也。五色乾枯，而兼有所勝之色，故死。

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五色正而華彩

腎生者血

光潤故生。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括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此言五藏所生之榮色見於外也。上節言五藏之氣。見五色於外。此復言藏與之榮隱見於皮膚之間。有若縞裹者也。縞。素白也。朱。紅之深也。紅。淡白紅也。紺。青揚赤也。括樓實。紅黃色也。紫。赤黑之間色也。此五行之色。而俱兼縞者也。蓋氣王白而榮主血。如以縞裹者。五藏之血色。於外也。五色之俱兼縞者。五藏之榮。隱於內也。[illegible]藏之氣色。此論五藏之血色。子方問曰。氣色有死。上血色無死生耶。曰。外因之病。由氣而經。經而藏。內因之病。由藏而經。經而氣。內外二因。俱傷五藏之氣而後死。是以五色之見死者。五藏之氣絕也。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

此即五運行論之所謂酸生肝肝生筋且兼青之辨

當腎鹹。當，承也，偏也。謂色味之應五藏者，色外而味內也。故曰白當肺辛，言辛生肺而肺生白也。此復結五藏死生之色，生於五藏之氣。五藏之神氣，生於五味也。故白當皮，赤當脈，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肺合皮，心合脈，肝合筋，脾合肉，腎合骨，此言生於心、生於肺之色，承五藏之合，而見於外也。○諸脈者，皆屬於目，五藏六府之精，十二經脈，皆上注於目，屬於腦，後出於項，故曰諸脈皆屬於目。此節論五藏經氣之所循行，蓄藏而經，經而氣，氣而色也。頭痛巔疾，過在足少陰巳陽，是氣而經，經而藏也。是以此節與頭痛巔疾節照應五藏之氣節，故人臥血歸於肝節，與赤脈之至節照應，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節。諸髓者，皆屬於腦，腦爲精髓之海也。諸筋者，皆屬於節，節，骨節也。筋生於骨，連絡於骨節之間。諸血者，皆屬於心，血者，神氣也。中焦之汁，五藏之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故諸血皆屬於心。諸

氣者，皆屬於肺。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五穀入胃，淫精於脈，肺居上焦，朝百脈而輸精於皮毛，故主周身之氣也。

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四支，五藏經俞之所出也。八谿，即四支股肱之內，五藏元真之所通會也。此言五藏之經血，總屬於心，五藏之氣，總屬於肺。經氣循行於四支八谿，注於目，會於腦，濡筋骨，利關節，朝夕循行，外內出入，如環無端者也。故善察色者，當知五藏之氣；善胗脈者，當以五脈為紀也。

○故人臥血歸於肝。此復論血隨衛氣之行於脈外也。夫血乃水穀之精，流溢於中，布散於外，專精者行於經隧，是行於經隧者，經脈之榮血也。流溢於中者，流溢於衝任也。衝任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布散於外，滲皮膚，生毫毛。寤則隨衛行於膚表，臥則隨衛內入而歸於肝。是衝任主發原，而肝主受納。是以傷寒熱入血室，而刺肝之期門。故者，承上文而言經脈之血，隨榮氣行於四支之三陰三陽。晝

衛云然也　肯衛氣也

夜環轉。衝任之血。隨衝氣而日行於陽。夜歸於陰也。肝受血而能視。肝開竅於目。故肝受此血而能視。夫色見於明堂者。五藏之氣色也。五藏所生之外榮者。血色而見於目也。故曰五色之奇脈者。奇經之血色也。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之精。化赤而為血。溢於衝任。歸受於肝。開竅於目。是以五藏所生之色。外榮於目。而肝主色也。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血者。所以濡筋骨。利關節者也。此言衝任之血。亦循行於日支。滲於指掌。而無處不到也。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為痺。金匱要略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汗出者言衛氣之虛於外也。臥則衛歸於陰。出則血行於外。加被風吹。則血凝於皮膚而為痺矣。痺者。痺閉而不遂也。此言衛氣之留於陰也。久不能為血之外衛故也。凝於脈者為泣。脈者。見於皮膚之絡脈也。衛任之血。溢於

行泣濇矣
凡絡脈是
皮膚之血
輸滲于絡
脈之中外
內出入之
孔道也

皮膚滲於絡脈故凝於皮膚則為痹。凝於足者為厥。
其於絡脈則泣濇而不能流行矣。
厥者逆冷也。夫陰陽氣不相順接則為厥。下屬陰。血
為陰。如血凝於下。則上下陰陽不相順接而為厥矣。
此言血隨衛行。而陰陽之不相和者也。○諸生起躍
曰。榮衛之循行。經旨似乎矛盾。久為人所疑。今夫子
發明之。始知血隨衛氣之日行於陽。夜行於陰者。皮
膚之血也。陰經行盡。陽經繼之。陽經行盡。陰經繼之
者。十二藏府
之經榮也。
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為痹厥
也。空骨空也。骨空者。節之交三百六十五穴會。絡脈
之滲灌諸節者也。血行于皮膚不得反循于穴會
故為痹
厥也。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
二俞。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石緣而
去之。此言衛氣之行於谿谷也。谿谷者。分肉之大會
處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

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人有大谷十二分者。肉之大分處也。小谿三百五十四名者。肉之小分處也。分者肉分而有紋理也。名。穴名也。蓋肉分之間。而有交會。交會之處而有穴名也。谿谷之數。以應一歲者。歲止三百六十日。內朔虛六日。止三百五十四日。以應小谿之數也。少十二俞者。言大谷十二分。而有十二俞穴也。氣盈五日九百四十分。朔虛五日九百四十分。共計十二日。以應十二俞也。以歲之三百五十四日。合氣盈朔虛之十二日。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成一歲。故曰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而成歲也。衛氣者。行於脈外。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此腠理分肉之間。皆衛氣之所留止。邪而風吹之則血凝而痹。痹厥矣。針石緣而去之者。言分肉之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也。○楊君立問曰。氣穴論云。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今則三百六十六矣。曰歲終三百六十六日而少有不足。故合而論之。則曰三百六十五日。今分而論之。則每歲有

三百五十四日。而又有氣盈朔虛之十二日也。

○診病之始，五決為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脈也。診視也。始首言邪始在三陰三陽之氣分也。五決者。審別五藏陰陽之經氣以決其病也。欲知其病之始在某紀、先分方五藏為根本。審其邪病某經之氣。某藏之經也。夫五藏之經藏於內。而五藏之經氣行於外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青如翠羽者生。是五藏死生之[illegible]氣發於外而見於色也。診病之始。五決為紀者。復言邪之始有在於外而絡經而藏也。

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少陰巨陽相為表裏。陽氣生於水藏水府之中。而上出於巔頂。實者邪實。虛者正虛。是以頭痛巔疾。乃邪氣實於上。而使正氣虛於下也。蓋邪之中人。始於皮毛氣分。留而不去。則轉入於經。是以過在巨陽少陰之經。而甚則入腎。蓋經絡受邪。則內干藏府矣。

徇蒙招尤，目冥耳聾。下

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徇，胸同。蒙，昏冒也。招，招搖也。尤，甚也。足少陽厥陰經脉，布脇肋而下循足跗。厥陰肝藏，開竅於目。少陽經脉，上出於耳。邪實於下，而經氣不能上通，是以目冥耳聾。正氣虛於上，致動亂而昏冒搖掉之甚也。此始傷氣而致正虛。虛於上，過在經而復邪實於下也。上節論邪實為病，此復論正虛為病，蓋邪之所湊，其正必虛。○王子方問曰：五藏之邪，止言甚則入腎入肝，何也？曰：邪入於經，則內干藏府。然干藏者，半死半生。故曰不必動藏。邪入於陰經，其藏氣實，則留於府。此章論五藏三陰三陽之經氣，故曰甚則入腎入肝。如不甚，則或留於經，或留於府。是以首提二藏，而不盡言之者，欲使後學之不可執一而論也。

腹滿䐜脹，支鬲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䐜者，脾胃之郛郭也。腹滿䐜脹，邪薄於太陰陽明之氣分。支，支絡。鬲，內膈也。太陰陽明之支絡貫膈。氣分之邪轉入於經，是以連及支鬲胠脇皆脹滿也。欬

上出論篇
病氣而行
經而藏者
當以爲脈
爲紀此論
精氣在五

欬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手太陰主氣而上受毛邪傷皮毛氣分則欬嗽而氣上逆矣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循胃上膈手陽明之脈入缺盆絡肺下膈屬腸邪過在經是以胸中厥逆也。心煩頭痛病在膈中過在手巨陽少陰經曰心部於表君火之氣外受於邪則心煩於下矣太陽之氣受邪則頭痛於上矣手太陽之脈循咽下膈手少陰之脈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病在膈中是過在手太陽少陰之經矣此節以診而知五藏之病蓄藏府之經氣上下內外各有所分故曰診病之始五決爲紀診之觀也○夫脈之大小滑澀浮沉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此以診脈察色而知五藏之病也小者正氣虛大者邪氣盛滑主血傷澀爲少氣浮爲在外在府沉爲在

藏而見于色脈者可以指別目察也

上節論外生之病自外而傳于內此言內成之積從內而見于外故曰動脈之至曰喘曰積氣在中

稟在藏。此六者。脈之提綱。而可以指別也。五藏在內。而氣象見於外。以五行之理。可類而推之。五藏之相合於五音。發而爲聲。可以意識。視五色之微見。可以目內察之。於審色脈之相應。以辨病之死生。則萬全而無失矣。此與上節審證以決五脈之病。又一法也。

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赤當脈。脈合心。故曰赤脈之至也。喘急疾也。堅。牢堅也。心脈之至。急而牢堅。主積氣於中。當時害於食。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有積於中。故害於食也。名曰心痺。積化痺閉於心下也。此得之外淫之邪。因思慮而心虛。故邪氣乘虛而留於內也。按曰。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心虛矣。此節照應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節。故曰赤脈之至。白脈之至也。前論五藏之色。生於藏而見於外。此言五藏之病。成于內而見于脈也。頭痛巔疾。過在足少陰巨陽。言[illegible]之邪。生於外也。此言五藏之

病成於內也。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辨脈篇曰：呼吸者，脈之頭也。蓋呼吸急則脈亦急，故以呼吸之喘急，以形容脈之急疾也。肺主氣而虛，故脈浮。病氣而不病血，病上而不病下，故脈上虛而下實也。陽氣虛則善為驚駭矣。胸中為氣之海，上通於肺，以司呼吸。邪積於上，則膻中之正氣反虛，故為虛喘也。藏真高於肺，主行榮衛陰陽。陰陽虛乘，則為往來之寒熱矣。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悍，以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則滿於胸中。醉而使內，則氣上逆，故有積氣在胸中也。入房太過則傷腎，腎為本，肺為末，本傷故肺虛也。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脈長而彈，弦而急也。弦則為疼，諸急為寒。此得之寒濕，而陽氣受傷，

故弦急也。心下為膈，膈下為胠，內膈下連於兩胠，邪在心下支胠間，故脈左右彈也。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足厥陰之脈，從足上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布脇肋，故病疝與疝痛相同，而腰痛足冷也。厥陰與督脈會於巔，故頭痛也。〇王子方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陽受風氣，陰受濕氣，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頭痛也。

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

腹中，脾土之邪也，脾屬四支，土灌四末，四支不出當風，則風邪內乘於脾而為積氣，蓋風木之邪，內干脾土，與陰土同氣相感，故留聚而為積也。脾氣不能灌溉於四旁，則逆於中而為厥氣矣，名曰厥疝者，氣逆而痛也。夫男女氣血相同，受病不屬同法，故於中央土藏，故曰女子同法者，欲須推於四藏也。

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

浴清水而臥。凡以候腎。黑脈之至。上堅而大者、腎营有積而腎脈堅大也。上堅者堅大在上而不沉也。與陰者、小腹而兼於前陰也。清水冷水也。腎藏寒水主氣、亦同氣相感也。○經云。積生於寒而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臟。臟傷則病起於陰。陰既虛矣。則風雨襲陰之虛。病起於上而生積。清濕襲陰之虛。病起於下而成積。夫風雨。天之邪也。清濕。地之邪也。言五藏之積、由天生而地成也。○

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奇脈、奇經衝任之脈色也。衝任為經血之海。五藏之血。皆歸於肝、故外榮於目也。面主氣色。目主血色。目之五色。而俱見面黃者。五藏之陰、而俱得胃脘之陽也、

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經云。人無胃氣者死。面無黃色。無胃土之陽矣。面之青黑赤色。皆藏邪乘陽、純陰無陽、故皆死也。夫

生於心如以縞裹朱者論五藏之生

色也察於目者論五藏病成之色也

已方士者謂能上通泥丸下參胎息

奇恒之府與五藏並王藏稱皆可名藏者設此問

骨有三百六十五節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

五藏別論篇第十一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或以為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方士。修煉方術之士。道。理也。凡藏物者。皆可名藏名府。故皆自以為是也。○按以上十篇自因陰論精神氣血。後六篇論藏府陰陽。是以此篇中明其精氣者名藏。傳化物者名府。又有腦髓骨脈膽女子胞。亦所以藏精神氣血者也。修養之士。欲積精全神。通玄牝。養胎息。結靈胎者。不可不知也。腦名泥丸宮。為上丹田。骨藏髓。脈藏血。諸髓血脈。皆會於腦。故腦為精髓之海。舌下為華池。有廉泉玉英二竅。通於膽液。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常存。女子。玄母也。胞者。養胎息結靈胎者也。胎息經曰。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結精育胞。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長生。故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更當藏

容而不可虛寫者也。岐伯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地主閉藏而上升。天主化施而下降。言人之藏府形骸。應象天地陰陽之氣。此六者與傳化之府不同。故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夫藏爲陰地爲陰。地之濁氣升於天。天受之而復降於下。故名曰傳化之府。天主化施也。魄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魄門肛門也。上合於肺。故名魄門。五藏之濁從此而出。故亦爲五藏之下使。腸胃之濁。從此而寫出。故曰水穀不得久藏。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

此言奇恒之府與五藏皆主藏精而不寫

亦言五藏六府與奇恒之府並受胃府水穀之所資養足太陰之轉輸手太陰之行氣

寫也。故滿而不能實。王氏曰。[illegible]氣[illegible]滿。水[illegible]但藏精氣。故[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水穀[illegible]於內[illegible]不[illegible]久留。故實而不能滿。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

則腸實而胃虛。此復申明實而不滿之義。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

實也。此總結上文兩節之義。○帝曰。氣口何以獨為五藏主。氣口。手太陰之兩脈口。五藏之氣。皆受見於氣口。故爲五藏主。此論水穀入胃。以養五藏。五藏之精氣。復榮於脈。而見於氣口也。蓋水穀之清者。榮於五藏。水穀之濁者。出於六府。清中之清者。榮於經脈。清中之濁者。復傳化於腸胃膀胱。此節論飲食於胃。有氣味清濁上下出入之分。當知奇恒之府。亦受清中之清者也。

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此言奇恒之府。地氣之所生也。

此言九竅五藏通于天氣

鼻爲上竅其下爲魄門五藏百[illegible]見十[illegible]

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水穀入胃由足太陰脾藏轉輸。以灌溉四旁。水入於胃。又由手太陰肺藏之通調四布。穀入於胃。淫精於脈。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藏府。是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曰氣口亦太陰也。言足太陰轉輸水穀之精。並手太陰亦爲胃以養五藏氣。是以五藏之氣。皆見於氣口也。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心肺居上爲陽。肺乃心之蓋。而主氣。開竅於鼻。故引藏象論而合味[illegible]一氣歸陽也。〇直書云。鼻[illegible]入門[illegible]地户。〇凡治病必察其下。下。謂腸胃[illegible]之[illegible]盛可以前後不通[illegible]也。玉機論曰。五實死。五[illegible]謂實。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爲虛。漿粥入胃。[illegible]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又曰。倉廩[illegible]是門户不要也。得守者

以氣爲少不相見于下則必有物不謂故凡病必察其下者解以爲五藏誤也

生失守者死。是以凡病必察其下二便也適其脈調適其大盛氣口之脈以大盛以之氣。觀其志意。與其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故當觀其志意。與其所受之病焉。○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拘於鬼神者。欲其祝由而愈病也。然祝由之道。移精變氣。以表之神。而通神明。有至道存焉。若惟拘於鬼神之事。不可與言至德矣。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用鍼石者。有至巧之妙道。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不能藏此精神以通鬼神。當以鍼石治其外。藥治其內。矣。若惡于針石。不許治以湯藥治之。亦無功矣。○按以上七篇論陰陽藏府。而藏府陰陽之病。必須審證辨脈。亦以針石醪醴。是以下篇論五方有五治之法。病在外者。亦以針石。病在內者。亦以醪醴湯液。即欲祝由愈病。亦須移精變氣。而後能通於神明。故此篇末結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于鍼石

者不可與言至巧乃承上起下之文也。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治病之法各有異同五方之民居處衣食受病治療各有所宜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不同。謂鍼石灸焫毒藥導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天九州八方皆通於天氣。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地有生長化收藏之五方氣。而人亦應之。是以東方主春生之令。而人氣亦發生於外。故宜鍼石以治其外。南方主夏長之令。而人氣更發越於外。故宜微鍼以治其皮毛。西方主秋收之令。而人之陽氣。亦收藏於內。故宜毒藥以治其內。北方主冬藏之令。而人之陽氣。亦沈潛於下。故宜艾焫以起陽氣于至陰。中央濕土。主生化之令。而人氣亦守于中。故宜導引按蹻。使灌通於四末。此地勢有生長收藏之不同。而治法是亦有別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域。區界也。

宇內也。言天地始生之氣。由東方之九野。以及于宇內之九州也。○金西銘曰。首言地勢使然。繼言天地之所始生。地氣通於天也。

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爲癰瘍。

此言五方之生物。所以養生。如偏於嗜食。皆能致病也。地不滿東南。故多傷水。海濱之地。利於魚鹽。傷水。故民多食魚。近海。故嗜鹹。得魚鹽之利。故居安食美也。魚性屬火。故使人熱中。心主血脈。故鹹勝血也。嗜鹹。故色黑血弱。致內理空疎也。五藏生成篇曰。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色變。靈樞經曰。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又曰。血泣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也。

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砭悲廉切。叶邉。○砭石。石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鍼。即此類也。東方之地。八氣

發生於外故其治宜于砭石也大春生之氣從東方而普及於宇內故砭石之法亦從東方而來以施及於九州也○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地之剛在西方故多金玉砂石天地降收之氣從西北而及于東南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實而肥脂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依山陵而居故多風金氣堅肅故水土剛強不衣不事服飾也褐毛布也薦草席也華濃厚也所餌醪醇之類飲食華厚故人多脂肥水土剛強膚腠肥厚是以外邪不能傷其形惟飲食七情之病生于內也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毒藥有毒之藥也五常政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九蓋上古以神農之上品無毒者可以久服長生

而中品下品有毒之藥以治病攻疾也邪不外入病從內生故宜毒藥治其內天地秋收之氣從西以及于九州故毒藥治病之法亦從西方來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

西北方陰也是以閉藏之氣惟北更甚

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

地高陵居西北之勢也風寒冰冽陰氣勝也野處乳食北人之性也

藏寒生滿病其治宜艾焫故艾焫者亦從北方來

夫秋收之氣收于時冬藏之氣直閉藏于至陰之下是以中上虛寒而為腹之間生脹滿之病矣艾名冰臺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夫陽生于陰火生于水艾能得水中之真陽者也北方陰寒獨盛陽氣閉藏用艾焫灸之能通接元陽於至陰之下是以灸焫之法亦從北方而來也夫人與天地參也天有寒暑之往來人有陰陽之出入得日晷下則灸之即四方之民陽氣陷藏亦宜艾焫故曰艾焫之法亦從北方來

（董惟圓曰。故凡虛實脹滿之病。皆宜溫補。啓發元陽。不可悞用寒凉剋伐之劑。）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南方主夏長之氣。是其以爲陽熱所盛之處。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地陷東南。故其地下。而水土弱。低下則濕。故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胕腐也。如豉鮓醯醢之類。物之腐者也。緻密也。酸味收斂。故肉理緻密。酸乃木味。故外見赤色。多濕熱氣。故其病攣痺也。○余伯榮曰。南方之民。畢東方之嗜鹹者。則見本色之黑。南方之嗜酸者。則見所生之赤。蓋色生於味也。夫氣爲陽。味爲陰。東方土春生之氣。而民嗜藏下之鹹。南方主浮長之氣。而民嗜收斂之酸。有若陽鹿之嗜陰。雝潛龍之皆飛熱。皆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南方之氣。主長于外。故宜微鍼以刺其皮。夫鍼有九式。微

鍼者。其鋒微細。淺刺之鍼也。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中央。土之位也。地平。土之體也。濕者。土之氣也。化生萬物。土之德也。位居中央。而氣溉四方。是以所生萬物之廣衆也。

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四方輻輳。萬物會聚。故民食紛雜。化養于中。故不勞其四體。四支爲諸陽之本。痿痺者。手足之氣逆而痿弱不用也。本脈篇曰。陽脈不足。陰往乘之。則洒淅惡寒。陰脈不足。陽往乘之。則發熱。寒熱者。手足三陰三陽之脈病也。恭言中上之民不勞其四體而氣血不能灌溉于四旁。是以多痿厥寒熱之病矣。

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導引者。擎手而引欠也。按蹻者。蹻足以按摩也。益中央之化氣不能充達于四旁。故宜導按其四支以引氣血之流通也。夫中央之化氣由中而及于四方。故導引按蹻之法。亦從中而四出也。○莫子晉曰。由東南而

及於西北。由西北而及於東南。故曰來。由中央而及於四方。故曰出。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夫天有四時之氣。地有五方之宜。民有居處衣食之殊。治有鍼灸藥餌之異。故聖人或隨天之氣。或合地之宜。或隨人之病。或用鍼灸毒藥。或以導引按摩。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所謂病同而異治者。如癰瘍之熱毒盛于外者。治宜鍼砭。毒未盡出者。治以毒藥。陰毒之內陷者。又宜于艾焫也。又如濕邪之在四支。而病痿厥者。宜于鍼砭。氣血之不能疏通者。宜按蹻導引。所以治異而病皆愈也。又得病之情者。知病之因於天時。或因於地氣。或因於人之嗜欲。得病之因情也。或因五方之民。而治以五方之法。或因人氣之生長收藏。而宜于鍼砭艾焫。或宜於毒藥按蹻。是知治之大體。而又不必膠執于東方之治宜砭石。西方之治宜毒藥也。是以聖人雜合以治。而皆得其所宜。再按上古之民。動作以避寒。陰

陽氣不致陷藏。而無脹滿之病矣。陰居以避暑。則元氣不致外越。而無縱痺之證矣。形勞而不倦。則氣血得以流通。而無痿厥寒熱之疾矣。是以毒藥不能治其內。針石不能治其外。此修養吾身中之精氣。而能勝天地之全陽者也。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移精變氣者移益其精傳其氣也至神之辭曰祝由從也言通祝于神明病從而可愈已故此篇帝曰移精變氣伯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言能養其精氣神者可祝由而愈病湯藥鍼石亦能治之如精神散失雖有靈丹無能爲已故有愈有不愈也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伯言往古

之人精神完固故可祝由而已蓋以神而後可通神明也居禽獸之間不懼于物也寒暑得宜四時之氣調矣無眷慕之累精得其養矣無伸宦之形不勞其神矣居恬惔之世志意自適矣邪不入五藏骨髓是以毒藥不能治其內不外傷空竅肌膚是以鍼石不能治其外也故可移精變氣以通神明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精氣充足可通神明則陰陽和而神氣通暢又何患邪賊之為害乎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數音朔○心志憂慮則傷神若形頻勞則傷精也其內精則傷氣虛風賊害之風虛邪虛邪不正之邪也猶神內虛故小病必甚無正氣以勝邪故大病必死也○余欲臨

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憑於色而不能決其死生也要、要道也色以應日月以應乃言色脈之要道、如日月之光明不易誠也

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色脈之道上帝之所秘藏、非其人弗教、非其真弗授、先師僦貸季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八風者、天有八風。在人則有五經之風。謂調理五脈之邪也。六合。天地四方也。言上古之師、擇理色脈而通神明、總不外乎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常理也。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者氣之華、脈乃精之衰、變化相移者移精變氣也。觀其移精變氣、以通神明之妙。欲知其要道、則色脈是矣、蓋言理色脈而通神明。則知精氣之

盛衰矣

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日月者。天地陰陽之精也。夫色為陽。脈為陰。常求其色脈之要。則知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則其要在是矣。上節言色脈之道。合于五行四時八風六合。而其要又總歸于陰陽。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于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此復言陰陽色脈之相合也。色之變化五色。以應四時之脈。色生于脈也。能貴重色脈以合于神明。所以遠死而近生。生生道以長。是謂中古之聖王者。上古之聖。能修其養生之道。而亦歸于真人。

〇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此言中古之人。不能移精變氣以通神明。而治以湯藥。亦有法也。病至而治之者。言不能如恬惔虛無之世。邪不能賊。[illegible]故自病至。而即以湯藥

治之八風者八方之風所以五成邪氣發病五痹者五藏之痹也以春甲乙傷于風者為肝痹以夏丙丁傷于風者為心痹以秋庚辛傷于風者為肺痹以冬壬癸傷于風者為腎痹以至陰戊己傷于此者為脾痹人之五藏應地之五行天之十干十干化生五行是以湯液十日十干已周而五痹可去矣十日不已

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荄音該○凡草木有標本而草有本末之說甚也荄根也草蘇之枝莖之旁枝也草荄之枝根之旁根也蓋以蘇荄為本而旁枝為末也五痹者五藏之痹也五藏有經俞之外榮有筋脈皮毛骨肉之外合是五藏為本而經俞筋骨為標也草生五葉以養五藏氣是以五藏有病則以蘇荄治之如邪在經脈之外合者則以草蘇草荄之枝治之是以本治本而以末治標也心肺居上為陽而治以草蘇是本乎上者親上也肝腎居下為陰而治以草荄是本乎下者親下也以草之本末為助而病之標本以得又何有邪氣之

不服哉。此中有用藥之有法也。○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不本四時。治不法五方五氣也。不知日月。不識陰陽色脈也。不審逆從。不別標本順逆也。）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上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暮世之治病。已成而後治之。是猶渴而穿井。不亦晚矣。而粗工兇兇。又妄攻之。是故之邪病未去。而妄攻之。新病復起。此暴世之工。不審色脈精氣之盛虛。而為治亦不明標本之法也。○）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色脈者。陰陽之道也。臨病人。觀色脈。知死生而無嫌疑。亦治之大法盡于是矣。此復結前節之義。）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逆從到行者。失四時之從。）

此反結上文以勉人去病非難生之不得爲真人也

逆從以得之之道也。標本不得者。不知病之標本。而以本末爲明也。言暮世之人。既不能順時調養。又不能治知其邪。是心明目而形失。夫心藏神而爲一身之主。主明則十二官皆安。以爲天下則大昌。而下則失國矣。上古天真論曰。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道書曰。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知神氣可以長生。故此篇獨歸重于神焉。

去故就新。乃得真人。去其故染之汚。就其新變化之機。時乃得真人之道。而有可歸于真人。此言暮世之人。能修養其精氣。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脈。此余之所知也。帝止知要道。不離于色脈。岐伯曰。治之極於一。伯因帝知其要在色脈。故復曰。治之要道。原于至極。總歸一而已矣。一者神也。得其神。則色脈精氣皆得矣。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因其情意而得之也。帝曰。奈何。岐伯

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數音朔○閉戶塞牖。無外其志也。神舍于心。心性之動。處是謂情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温。和喜怒。是以無外其志。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則得其神之存亡矣。失神者死。得神者生。首篇論上古真人。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此篇亦惟古之人。能移精變氣。以通神明。命曰聖王。蓋世之人。去故就新。乃得真人。是精神完固皆可歸于真人。如神氣散失。雖有良工。無能為已。臨病之士。可不察其色脉神氣而徒以針石湯液為事乎。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此承上章而復問也。五穀黍稷稻麥菽。五行之穀。以養五藏者也。醪醴。其清之熟穀之液也。帝以五穀爲問。是五穀皆可爲湯液醪醴。以養五藏。而伯答以中央之稻米稻薪。蓋謂中穀之液。可以灌養四藏故也。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夫天地有四時之陰陽。五方之異域。稻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氣。具天地陰陽之和者也。爲中央之土穀。得五方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以養五藏。天地之政令。春生秋殺。稻薪至秋而刈。故伐取得時。金曰堅成。故能至堅也。炊以稻薪者。取丙辛化水之義。以化生五藏之津。○上章云

移精變氣以通神明論神氣生于先天之精也此章復論精氣又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蓋五穀之液以養五氣氣和津成神乃自生是以上古之人能完其天真者雖有湯液醪醴為而勿服以其神全故也中古之時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以治外之液能生養精氣神也暮世之人止知毒藥攻內鍼石治外不知精氣壞隨其功不立者以神去故也是以上章曰移精變氣得神者昌此章曰成精自生五氣乃上凡治病必先求其本也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伯言上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恐為邪氣所傷故以為備耳然上古之人多能完其天真雖有賊邪勿之能害故雖為而勿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天真論曰夫道者能卻老而全形所

此言精神衰旅針石不能治廿八

以年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言中古之人，道德雖衰，而不致于精神壞弛，故服之萬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不能必其必巳，而獲萬全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治疾道鑱銳也。鍼有九式，一曰鑱鍼，言當今之世，止知攻疾於內，不知調養其外爾也。帝曰：形弊血盡而以然不之道。在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皮肉筋脈骨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弊止也。形弊者，在皮肉筋骨，刺已止矣。血盡者，在血脈泣巴。盡其疏通矣，而不能奏功者。用鍼之工，神不使。帝曰：也。靈樞經曰：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此申明工不守神也。經曰：神在秋毫，屬意病者。神屬勿去，知病存亡。又曰：凡刺

之真，必先治神，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淺深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今粗工不知鍼石之道，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也。

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此論病者之精神壞弛，而病不能愈也。夫氣生於精，精陽之氣，化水穀之精微，而後生此榮衛。精壞神去，故榮衛不可復收。此論榮衛之生於精氣也。或者嗜欲無窮，則壞其精矣；憂患不止，則傷其氣矣。精氣壞弛，則榮血凝泣，而衛氣除去矣。故神去之而病不愈。此言神由榮衛精氣之所生也。[illegible]精氣者，先天所生之神也；神生於榮衛者，後天穀食之所生也。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

凡主以下
有志則適
粗工不能治
或內守

定 蘇 治
膚 草

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此節論湯液治病之當有法也。夫外色聲聞其情從其意。此良工得其法矣。如湯液不得其法。而病亦不愈。故詳設此問焉。帝曰。病之始生。極微極細。必先留結于皮膚。如十日不已。良工皆稱曰病已成。名曰逆。雖鍼石不能治。而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審證之法。守其數。問其情。親戚兄弟。或遠或近。係之病者。可謂從其意。得其情矣。音聲日聞于耳。五色日見于目。可謂察其色。知其聲矣。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治而使病成乎。伯言病爲本。工爲標。以工之治法爲標也。言不得草蘇草荄之本末爲助之法治之。是以邪氣之不服也。上節論鍼石治病。重在得神。此節論湯液治病。貴在得法。下節論湯液治病。重在調

上節言病自外而內者其在外宜以針石其在內治[illegible]此[illegible]內[illegible]以引邪利其大經通表之血氣而外出于形身以湯藥[illegible]幻之鬼

復精氣。此三者。良工之不可缺一者也。夫審證辨脈得病之情。固良工之首務。而治病之湯液。又不可不得其法也。○全西銘曰。此之謂也句。乃引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而言也。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已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

此節論氣生於精。精由氣化。欲治病者。當究其原。原本既清。則生機自盛。精生氣王。邪氣自服。不可徒以攻疾為自務也。夫陽氣主于皮毛。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已竭者。不因外邪傷于表陽血。五藏之元真已竭于內也。肺主氣而外主皮毛。氣化則水津四布。而下輸膀胱。氣耗于外。不能布化水液。是以津液充溢于郛郭而脹。肺藏之陰魄孤精獨居于內也。水液充于皮膚。則身體腫脹。而不可與衣相保。四支為諸陽之本。陽虛于外。是以四極腫急。喘

氣而漉氣
之審察其
于外内二
者皆當之
矣
王一人曰
醫知
之法，非
此下針石
於外傷藥
於內而已

而動中。足氣逆于內。而形腫施于外。爲治之法奈何。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莝。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此謂鬱積去而形復。形復而氣布。氣化而水行。水行而精生。精生而氣平。所謂形歸氣。氣歸精也。平權衡者。平治其脈。即繆刺也。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毛脈合精。而後行氣于藏府。故先平治其權衡。權衡已平。則氣血和而水津散矣。積者謂之宛。久者謂之陳。府者爲之莝。夫脾主爲胃行其津液。灌于四藏。行于四支。充于肌肉。脾家實。則不能行其津液。而下輸膀胱。是以腐穢當去。而後形復也。微動四支。運脾氣也。溫衣。煖肺氣也。繆刺。調氣血也。肌肉血脈和調。則腫滿消而後其舊川之形矣。鬼門。毛孔也。開鬼門。發表汗也。潔淨府。寫膀胱也。鬼門開則肺竅通而

水津布。所謂外竅開則裏竅通。上竅通。則下竅洩矣。膀胱者津液之所藏都府潔淨。則精以時復矣。巨陽爲諸陽主氣。而生于膀胱。精已復。則氣自生。而五藏之陽和已布矣。夫陽胃膀胱。受五藏濁氣。名傳化之府。陳莝去。都府潔。則五藏之濁。得已疏滌矣。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五藏疏滌。故精自生。而形自盛矣。精主骨。氣主肉。精氣足。則骨肉相保。而巨氣乃平。巨氣者。太陽之氣也。夫膀胱精復。而五藏布陽者。太陽爲諸陽主氣也。五藏精生。而巨氣乃平者。州都之精。五藏之所生也。此章言上古之聖。能完其先天之眞。中古以來。當養其後天之氣。故曰必以稻米炊以稻薪。蓋後天之精氣出中胃水穀之所生也。○高士宗曰。腹者。腸胃之郛郭。足太陰脾土之所主也。津液充郭者。脹滿于腹也。形不可與衣相保。四極急而動中者。腫脹于皮膚四支也。是以去宛陳莝消其腹滿也。開鬼門。潔淨府者。行洩皮膚之水也。先治其權衡者。脾土之運輸。必由肺氣之通調也。○金匱銘曰。四支者。井滎經俞之所出入。十二經脈交相貫通。胸中

爲氣之海。宗氣積于胸中。出喉嚨以司呼吸。同榮氣行于十二經脈之中。氣行則脈行。氣挾于內。則脈泣于外矣。外內氣血。交相挾逆。是以四支脹急。而喘動于中矣。此節爲治脹滿水腫之要法。